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著 嘉 爾 維 茲  
譯 青 向

不 幸 的

蒙  
妮  
迦



東 南 出 版 社 印 行

不  
幸  
的  
蒙  
妮  
迦

## 英譯者序

立陶宛作家——本小說的作者——彼特拉斯·茲維爾嘉這個名字，讀者們該不陌生了吧。他是我們這份刊物（英文國際文學——譯者）的經常投稿人。他那篇小說「邊陲」，就刊登在本刊一九四〇年的第二期上面。這篇小說，收集在一本名叫「平原的故事」的集子里。因為牠，茲維爾嘉獲得了文學獎金。

他生於一九〇九年，他的第一部著作，一本反宗教的名叫「第一次聖餐」的詩集，在一九二八年出版。兩年以後，他的第一部散文，一本短篇故事集，立刻引起了注意。從一九三四年起，茲維爾嘉出版了「老好人克魯克」，「職工和他的兒子」，和這篇——不幸的蜜妮通等篇小說。

彼特拉斯·茲維爾嘉屬於這樣一羣立陶宛作家里面的人物：他們的作品，燃燒着一種對人民的熱愛，減輕人民痛苦的苦命運和從資本主義掌握里爭取人民命運的奮鬥，這點在本篇小說里用最大的力量顯示了出來。



茲維爾嘉是蘇聯的老朋友，他到過蘇聯好多次。

在立陶宛國家主義黨（維烏金尼克）和他們的領袖司米托拉——實際就是這個國家的獨裁者——所建立的恐怖政體之下，一個作家的生活是困難的。只有在蘇立互助協定締結以後，茲維爾嘉才得到積極公開工作的機會。他被選為立陶宛作家聯盟的秘書。

在辱罵了和蘇聯締結互助協定但結果逃出國外躲避人民憤怒的司米托拉的政體傾覆之後，人民才選出特拉斯·茲維爾嘉參加立陶宛國會。這位作家變成了出使莫斯科向蘇聯最高蘇維埃請求允許立陶宛加入蘇維埃聯邦的代表團中之一員。

本籍小說所敘述的，是立陶宛農村所謂「獨立戰爭」結束以後的史實。本小說的中心人物是農民朱拉斯·塔達蒂斯之非階級性的合作探索。描繪出一般農民對小資產階級——的夢想的幻滅，和立陶宛農民多少的起步思想學習。

描寫的新意這樣一種農民的理想：他們擔任立陶宛資產階級的煽動家，在拿薪俸得，保衛立陶宛。朱拉斯到蘇聯參加戰；遭受波蘭人俘虜過。回到故鄉，他變成了一位積極的戰鬥員，要求資產階級廢除一切向保證農民的諾言。

在立陶宛施行的農民改良運動的真實價值，在本篇小說里充分顯示出來。在這「改良運動」之下，一部份屬於紳士們的土地，轉落到少數農民手里。這樣一來，統治者硬便拚命在農村中在富農階層里樹立他們自己的支柱。但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條件，把這一計劃全盤摧毀。茲維爾嘉巧妙地指出朱拉斯因為是一個戰鬥過來的軍人老樁子的那份產業，必然一天一天的衰微，那怕他獲得的是一份熟土，那怕他千辛萬苦地經營。一年的歉收，就完全動搖了塔魯蒂斯的不穩固的家庭生計。橫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條路：鑽進伯爵的前任產業管理人——他現在已經獲得了上好的土地，莊園，和一切傢俱的賞賜——加爾瑪拉的枷鎖。爲了麥緩 and 農民，才把一份新產業宣佈作爲「模範農場」，但邁和巴爾扎克的小說「農民們」里所傳爾璋老爹所宣佈的一樣，佈告牌上的改革，對農民是不會有一點改革的。

塔魯蒂斯受了鉄一般的事實的影響，終於認清了現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認清了他從前並不是爲了正義而戰鬥。

「傳爾璋：你們已經獲得了自由，獨立……從布爾塞維克手里」，朱拉斯對村民們

辛酸地說過這樣的話。「唉，如果我早先知道，我一定跟着他們走，不會反對他們了……不過，不要緊，這日子會再來的！」

那日子真來了。

今天，立陶宛已經變成了蘇維埃，立陶宛的人民正享受着蘇聯的憲法所給與的一切權利，茲維爾嘉的小說，一定更會加倍地被人們傳誦。讀完這篇小說以後就可以明白：爲什麼波羅的海沿岸各個國家的人民，在推翻舊的政體以後，會異口同聲地贊成那些爲了社會主義的正義而戰鬥的戰士，那些與蘇聯爲友的朋友，和那些誓不妥協的與沒落的資產階級作對的人們。

在解放了的立陶宛國度里，像朱拉斯這樣的人們和他們的孩子，都有讀書的機會了。戲院的門向他們大開着。不會再有人到他們家里去拍賣他們僅有的一點東西了。

茲維爾嘉一點也沒有浪費筆墨，就輕描淡寫出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武裝政變，這一政變，連烏金尼克黨——在國會代表里只佔三席位置的一個黨——就掌握了政權。這是非常自然的，因爲這是他盡了最大的努力照着他經歷過來的事實寫成。作者也很清

楚，反動集團一定不會饒恕他所寫下的真實的字句。

這篇小說，用了寥寥幾個恰到好處的字眼作為收場，而且給了快要到來的太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一個赤裸裸的指示。這些，就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立陶宛里發生的一些農民暴動。反動派天天都忙着鎮壓他們。茲維爾嘉描寫到農民間的羣衆騷動，就結束了本篇小說。朱拉斯又站在爲一個自由的立陶宛而鬥爭的戰士們的最前綫了。本篇小說是以一種極度樂觀的色調收尾。事實告訴我們，每一方面都可以找得到這種樂觀主義的根據。

—Rose Prokofieva—

沉悶的雲氣騰騰的白晝，慢條斯里地起身，踏過了寂靜的睡得正甜的村子，雄鷄們沒心沒腸地報告着天亮。很久，沒有一點聲響擾亂這懶洋洋的寂靜。只有一縷陽光穿過幽暗，向潮濕的田野追奔，田野里的穀物已快成熟了。被朝陽驚醒的甲殼虫和小虫子，沒精打彩地直挺在陰涼的地方。

忽——忽然一聲響亮的尖叫，活像打獵時的號角，在草場四週回響。樹葉嚇得發抖，棲在樹頭的小鳥也驚恐地拍着翅膀。一條公牛站在山頂，紅色的晨空襯托着，現出了一個黑點，他站在那裏，好像一尊銅像，他發光的角插着草地，粗壯的鬚子歪扭着。兩個大鼻孔貪婪地吸着空氣。這是一個壯觀的健與力的象徵。

鬚子上的皮，已經拖曳起了皺痕。他抬起頭，一雙紅腫的眼睛注視着遠方，之後，彷彿覺得再沒有誰配和他比賽迅速與敏捷似的，他吼叫着，直向山谷里跑去，尖的銳角



上掛着一束草，他一副胜利的玉冠。

一羣牲口慢慢地走過草場，公牛前粗野的吼叫聲，混和着牧人的喊叫和揮動鞭子的聲音，打破了草場上的寧靜。人們開始從紅屋頂的屋子外面現出了。鏢刀的鋼口和鋤齒遠遠地閃爍着光芒。

這又是一個繁重的工作日子開始了。馬，牛，小牛，都在田野里咀嚼着三葉草。孩子們在遠遠的田野那邊的樹草堆裏遊戲。

整個上午，都聽得見趕羊子過河邊羊欄的羊叫，比打穀機轉動着聲音還要高。他們圍着圍欄做一堆，要不就繞着圈子隱隱地聽見剪羊毛的大剪刀，就害怕得發抖。五六個剪樹子，拿掉剪樹板半塊兒，在羊羣里直跑，抓住牠們的毛，裝倒在地上捆住他們。腳旁餘樹剪剪蹄屈緊的羊毛，小羔羊想躲在媽媽的身後，不願離開那件溫暖的外套，但想來申用交。

我們口裏美呀手呀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他們還有臉自稱男子漢哩！只會跟在女人的裙子後面追，連一羣羊子也捉不住半個女孩子們。

一個穿莊稼濃穿的補疋長外套的放牛娃兒，捉住一隻羔羊的角。和那不肯馴服的畜牲角鬥了不多一會，便失掉身子的平衡，栽倒了。

那女孩子們尖聲大笑着向那直立起來的羊子衝去。按照過去的習慣，凡是在剪羊毛的季節，首先捉住羊子的那個女孩子，就在那年秋季，一定會結婚的。

「瑪爾斯，羞啊！你何處性急呢？」

「喂，不要讓他跑了。這次，站穩點，老頭兒！」

「呀，這次可捉住你了，你這討人厭的老妖精。喂，那邊，捉住他！」

「原來是你啊，現在你已經沒有丈夫哪！」這是放牛娃兒對那些嘲笑者的回答。「瑪爾斯羔羊太太！」

井邊，離那又鬧又笑的人羣不遠，一位年青的女郎坐在那里工作着。像那正被人剪着羊毛的羔羊那樣，簡直不做出半點聲息。她偶而抬抬頭，捏着剪刀的手把頭髮朝後梳溜一下，跟着深長地嘆一口氣。剪完羊毛，她解開纏綁住的羊腿，吃力地站起身來。只消看一看她那豐滿的胸部，和那帷裙遮住的鼓起的肚皮，就可以找到她舉動不靈活的原因

。每次她想去捉羊子的時候，放牛娃兒總用一種一絲也不隱藏的好奇的眼光釘視着她，弄得她舉動更加笨拙，越是摸摸索索的；最近，她自己也覺得身體笨重了，劇烈運動或是壓制自己的情感，她都覺得身上似乎有些阻碍。她還覺得女孩子們都好奇地呆看着她那凸出的肚皮，輕輕地互相碰着手肘，又悄悄地咕嘈幾句。

她盡量裝出很自然很快活的樣子，但婦人們早就注意到她身上的變化。這一類事情，是不容易瞞過婦人們的眼睛的。她們猜破了，她那不自然的快活里隱藏着一顆痛楚的心。從這位姑娘眼睛下面的兩道黑眼圈，她們知道她一定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沒有睡好覺；褲腰拾一點小東西也要費很大的勁，這就足夠說明這裏面的真相哪，她不再和朋友比賽工作或遊戲。她顯然是在存儲力量。大肚子一天天的更加明顯，她努力克服親心的癱乏。不多幾天，全村的人都背地里談論着這位姑娘有了情人，懷了孕了。這些閒話，還肯定了她犯罪的月份和主角，碰巧，這又不是不容易猜測的事。半年以前，一個農夫僱工塔魯蒂斯向這位姑娘求過婚。他倆常常手挽手地從田野走回家去，常常坐在一塊吃東西，宴會里，她從來不和別人跳舞，除非先徵求塔魯蒂斯的同意。

東西，嘴裡帶着那幾位媒娘，大個個蜂狗蜂狗一樣，人人個都說。

工報當，但想到春天到來的時候，這位青年突然跟着幾男軍離開了村子，從此以後就不再聽

音，他的消息，他與他的親朋友，這又他接着師傅拚命去了，爲了自由，爲了同鄉，第

三。奉奉大，他回村了，他一把揮揮那，穿一套黃銅鈕扣的軍服，小腿上戴着綁腿，一

從任軍陣營的軍人，他繼續爲奉總心禱子，曾經在姑娘窗前出現過好幾次，後來，他又一

；葉風爭，他個個指着他，在別的地方閃爍着光芒。

心。那時候，他個個指着他，在別的地方閃爍着光芒。一些惡毒的舌頭又開始在賣弄。

「路糖，你個個指着他，在別的地方閃爍着光芒。……」他們冷言冷語地譏諷着。

當她吃力地提第二隻羊子的时候，一位姑娘悄悄說：

張凸出頭，她只抹那頂小的，她就不敢提大的。這就是你們太相信別人所得的報酬呀！

最難上仲女人，就靠她擦一個香煙屁股一樣，他們不把他當一回事的。現在，她完了，

可憐的……

「廢話！」又一位姑娘抬起頭，興奮地說，「他們個個誰也怪不着。生米已經煮成

熟米飯，有辦法。如果是我，我知道自己應當怎樣做。我要撫養我的孩子，讓那些騷  
擾的閒話亂我罷，我就是那個樣子！」

「不要緊了！她整個完哪，現在誰還要她！」

「不用操心，她會另外的色一翻的。此物色得還快。沙灘上又不是只有他這一顆  
石子呀，一直等到你憔悴，衰老，不再有人願意瞧你，眼的時候，那又有什麼好處呢？不  
不，我寧願養一個孩子，不願孩子也沒有一個就死去。」

「快點去罷，養孩子去，如果那就是你的期望的話，不會有人羨慕你的，你放心好  
哪！」

「我倒不管，只要我想幹，我就要生孩子，撫育他，甚麼也恐嚇不了我。」

「不錯，你當然會懷孕，跟着你還會想盡方法墮胎，我敢打賭……」

千百年來，法律糾着眉頭不肯承認沒有結婚就生出來的孩子，婦女們有誰敢來碰  
碰這條法律，教堂和社會上的人們就要在她身上打下「罪惡和無恥的烙印」

就因為這個緣故，逃避迫害的心理，縱使自己變成爲朋友當中熱烈辯論的中心的面

們這位姑娘？去犯滔天的罪惡。她殺起進了絕望的深淵，遭受了愛人的遺棄，悲慘的境遇麻痺了她做母親的人應有的感情，她決定偷偷地毀滅子宮里面的生命的種子。

她乞求梵娜董的幫助，這個老婦人，做過許多次害人的勾當，一區的人都知道她的臭名聲。梵娜董介紹她一種造孽的藥酒，差點毒殺了這位姑娘。在又冷又下雨的兩天以後，農民們在田野裏發現她，她已經半死了，但她那年青結實的身體，抵擋住了這服毒藥，肚皮里的種子仍舊發育起來。

……放牛娃兒把帽子推到後腦袋，說了幾句聽不出來的話，還將大家都笑了。那位又小又肥的瑪爾斯姑娘，替這位受難的姑娘又一次拾起短棍。

「別人遭了不幸，還好笑哩，羞也不羞啊！你們瞧，那個可憐的姑娘只好躲避我們哪，像一隻嚇慌了的小雀子似的。你們想一想，難道你們是從天空掉下來的？難道是鵝雀把你們養大的？」

「呵哈，瑪爾斯捉住羊角了，現在還有資格養孩子了，哈！哈！」

「過來，伸出你的舌頭，我不剪掉它才怪。」瑪爾斯叫着，舞動着他的剪刀。

「等一等，蒙妮迦，我來幫助你。」

瑪爾斯抓住一頭羊子，捆住牠的腳，不理蒙妮迦的微弱的抗議。

「坐一會吧，」她說，「沒有你，我們也剪得完的，誰都看得出來，這工作對你太累重了。你爲什麼總和別人離得遠遠的呀？你不要時時刻刻注意他們的話……惡毒的舌頭隨時都在賣弄的，但好人決不會傷害你。」

蒙妮迦的眼睛充滿了感激的眼淚。瑪爾斯對待她總是這樣好，這也許是因爲她親身嘗過這種悲哀的滋味。要是沒有她，蒙妮迦早就自殺了。瑪爾斯曾經安慰她好多次。「等小傢伙出世的時候，我替你餵奶，我們兩人替他做衣服……我要給他縫一頂小帽子。」

瑪爾斯的溫情的話句，減輕了蒙妮迦心頭的重壓。

蒙妮迦一面聽着這位朋友的談話，一面讓自己的思想海闊天空地馳騁起來。她的眼光釘視着遠方，突然從赤裸得連草也沒有一根的山那邊，出現了一個男子的身影。他那長外套在風里飄動。他的出現，驚起了蒙妮迦，她木鷄似的站着，讓剪刀從手里落到地上。她彷彿覺得遠遠的有一個人向她揮着歡迎的手。難道那真是他麼？

那人消失在山谷里看不見了。她走路的姿態比那身材，在痛苦中的蒙妮迦是格外熟悉的，她站起身子，不肯失掉看他一眼的機會去一瞥，她又清楚地看得見他了。

「什麼聲呀？」瑪爾斯說着，掉頭朝着同一方向看盪。

「沒有什麼……」蒙妮迦回答，想掉換她友人注意的方向。

瑪爾斯馬上猜出這位姑娘的心事來了。她在期待他，說不定那人就是他。

兩位姑娘都舉望着那個正向莊子走去的男子。男人們也停止了工作，睜着新來的客人。

人。

現在他的看清楚了，他穿的是軍裝，草綠色的大衣披在肩上，手里拿着帽子，他停住腳，向男人們揮手。

「他要什麼呢？」男人們互相問着。

「看啊，他又揮手了，也許是一個犯人吧。」

那位軍人飛也似的向他們走來，幾乎是跑來的。他輕輕地跳過一條溝，在離人羣幾碼遠的地方，他停下了。



「你們是怎麼回事呀？難道你們都不認識我了嗎？巴耳特拉，僑納伊？」他問道。  
「哎喲，原來是朱拉斯！朱拉斯，你這個鬼！還活着麼？」

「嗚呀，我們已經替你做過禱告。我們都以為你早變成鬼了。你好嗎，老朋友？」  
塔魯蒂斯和他們握過了手。有幾位他還擁抱着他，在臉上親吻，這是這個地方的男  
子們的習俗。跟着來了一段時間，互相詢問着，熱誠地在背上輕拍着，戲謔一下對方的  
肋骨，大笑着。

「喂，朱拉斯，這些日子裏，你做的什麼官呀？你是當軍醫官嗎？現在，你究竟是  
布爾塞維克呢，還是立陶宛人？」

「腐爛在戰壕裏，爲立陶宛而戰爭。」

「你們也許替我們驅出一個新皇帝了吧？」

「立陶宛決不會再有皇帝了……我們都是平等的，只有平等和同胞。」

朱拉斯的話，激發了一連串的問題：關於地方自治的，關於同胞和平等的。

朱拉斯詳細的解釋着。他說，老百姓可以選他們自己的代表——鞋匠，裁縫，農場

的苦工，和他們自己這類人的代表，保護他們的權利。

朱拉斯曾經做過波蘭的俘虜。他見過大的都市，那裏的人們日子過得非常講究。天哪，他們是什麼樣的一種生活呀！他們有玻璃屋頂的花園，冬天也開着花。屋子周圍的青草，也修得整齊齊的，像仔細刮過的鬍子一樣。你看見他們就不做一點事情。

「聽我的，朱拉斯，」有一個人興奮地說，「他們說，他們就要把土地分給可憐的農民了。難道那就是指我們？」

說到「土地」這些字的時候，農民們擠攏來，齊這位軍人，彷彿這個重要問題的解決，都靠着他的做官。

「我們不是爲土地打過仗麼？我們就要把主子們驅出他們的莊園，那時候，就有足夠的土地分給我們每一個人了。這是馬上就要到來的。立陶宛已經獨立，成爲一個立憲國家了。」

「什麼？立憲？他是誰呀？」

朱拉斯用淺顯的語對他們解釋這個陌生的字眼。他說，工人們已經把教皇和皇帝押

送走了。他們已經吸夠了老百姓的血。『從今以後，一切事情都要另換一種樣子。你要不做事，你就不得吃。所有的人，在立陶宛都是平等的。你還找得到比這更好的麼，兄弟們？現在，我們翻身了。土地？我們不用跑多遠。』他說着，一面向田野那邊做着手勢。『事情不是輕易成功的。沒有一次鬥爭，我們的地主決不會把土地交出來。他們是一些頑固的奴才。』

農民們呆望着地主的土地，彷彿還是初次見面的光景。他們的眼睛裏含着歡笑。他們捨不得讓塔魯蒂斯走；因為他剛才勇敢地說出了關於工人的力量，關於國會，關於平等和同胞這一類令人興奮的問題，他們猶豫着：相信他呢還是不呢。如果在這個時候。有十個人對他們說：自己挑選一塊土地，耕耘吧，建築你們的房子吧，這土地是你們的了——由於你們輩輩代代的受苦你們已經獲得了牠——他們會張皇得不知道怎樣做才對的。他們一輩子天天都在交付出他們的代價——就連一塊安葬自己的墓地也是付了代價的。他們把代價交給了村子裏的長老，地主、和皇帝。現在，一下子土地就變成他們的了。『真該死，我爲什麼老談這些？有什麼新聞沒有？』塔魯蒂斯笑了。『在我離開這

兒的這段時間裏，誰生了孩子，誰結了婚，誰又去了世？加爾瑪拉怎樣了，還是用那種刻毒的手腕替他的主子經營財產嗎？」

「倒也沒有多少值得告訴你的事。呵！我想起來了，你去當兵的時候，彼特拉斯。金卡牽了去人一匹好馬，跟着布爾塞維克跑了。你就沒有碰見過他一次，你碰見過嗎？」

正說到這裏，巴爾特拉麥朱斯，林庫斯向塔魯蒂斯走來，把他拉到一邊，湊近他耳朵悄悄的話了幾句。這位軍人臉上露出了驚惶的樣子。

「講下去吧！我一點也不懷疑。」他跳望着羊欄，一羣羊子正在那兒放開嗓子叫。

「到那邊去逗他高興一下吧。人們逼着他過着悲慘的生活。」林庫斯催促着。「不要抵賴了，你自己明白，你已經把這位姑娘陷進煩惱的網裏去了！」

「我並沒有抵賴的意思，巴耳特拉，我當然要到那邊去。人們都說那是我做的事。他們都這樣說？他們一定還講我許多閒話？」

「聽我說，她曾經跳水自殺過。你真想像不到他那時多可憐呀！你一定會聽到的。」

。去吧，安慰她去。」

帶着一顆沉重的心，朱拉斯穿過田野，彷彿又要投身戰場似的。他懂不了那墳墓在他心裏的動情。跳水自殺：服毒：多麼愚蠢的人呵！他對她做什麼呢？他從那裏講起呢？以前，他沒有一個時候不懷念她。要不是爲了她，他這次就不會回到這兒來，現在，他聽了她在懷疑他的話以後，他有些替她覺得害臊。他看見那些婦女，暗自在心裏想：『她們一定要注意我和她的。我就一直走過去，讓她們看看。』

他走過那羣婦女身邊，眼光向周圍掃射，但總找不到蒙妮迦。他一個個地招呼她們，心裏馬上感到輕鬆和愉快。不過，他的眼光還在不停地搜尋她，搜尋那正爲着他們兩人共同鑄成的罪惡面受痛苦的她。後來，在井背後，在離那羣姑娘不遠的地方，他看見一條蓬鬆的紅圍巾一閃。紅色的，帶着藍點。那一定是她。看看姑娘們在互相使弄眼色，他就連珠炮似地說下去，不讓別人在他面前講出她的名字。

『蒙妮迦在那裏：我的蒙妮迦？我一定要去找她。我想不出等一會她見着我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情景！』他說這話的時候，臉上覺得有些發燒。

一位姑娘朝他投出發怒的眼色。那就是瑪爾斯。但朱拉斯躲開了她的視線。當他慢慢走開的時候，聽見有人在說話：

「待他得並不壞呀。男人總愛像杜鵑一樣，把自己的蛋丟在別的鳥窠裏，就飛走哪。」

這話也傳到蒙妮迦那裏去了。她站起身來，背朝着大家，她的心跳得很利害。不，她所遭受的痛苦，她半點也不會向他吐訴的；她要傾倒出所有的辛酸，一切在心頭起伏的幽怨，總要照着馬爾斯教她的那樣做去。她要圓睜着眼睛釘住他，說：你欺騙了我，你毒害了我的生命。你現在還想什麼呢？你沒有回來以前，我已經受夠苦了，我能夠受苦到底的。我寫信給你，但你不同我的信；在這裏，他一定會找出藉口，要求原諒他過去的行爲，並且向他請罪的，這時候，她必需要態度堅決，滾吧！離開我，她要這樣說，我恨你。

她聽着他爬過柵欄，把羊羣驚嚇得從她身邊跑過。她覺得四肢無力，發抖。從躺在她面前的羊子眼睛裏，她看見了他的頭，像在鏡子裏照出來的一樣。

「喂，好姑娘，你難道連哈羅也不想招呼一聲？」該死，他本來不打算這樣開始的。

「不，我不。」蒙妮迦溫柔地回答

「但是從我們上次會面到現在已經許久了呢？你就一絲也不想念我，哦？」

蒙妮迦沒有回答，塔魯蒂斯挨過身去，輕柔地把她手裏的剪刀拿過來，捉住她的下巴，扭轉她的臉來朝着他。

「最少該讓我們臉對臉看一看吧，可以親個嘴麼？」他朝姑娘們那邊瞟了一眼，「來一次吧，趁沒人注意的時候。」

他抬起蒙妮迦的下巴。她拚命想掙脫，但他把她拉到懷里，在她緊皺着的嘴唇上狠地接了一個吻。

「怎麼回事呀？傷了你的心不是，好姑娘？呵，賞我一個笑臉吧。來，讓我瞧一瞧你那兩行白玉似的牙齒！」

朱拉斯想逗起張潤嘴唇，但蒙妮迦始終不笑。她不動聲色地呆看着他，好像看一個





女人的撫摸，感動了朱拉斯。比他的眼淚還有力量。他看見她那淡黃色的頭正經地俯視着大衣，伶俐的手指不停地牽着針線，不由一陣愉快的劇痛，攪亂了他的心靈。

縫好破大衣，蒙妮迦埋下頭用牙齒去咬齒縫頭，當她這樣做的時候，她的頭磨擦着他的胸脯，弄得他的心莫名其妙的跳起來。他緊緊的將她抱在手腕裏，又吻着她。

「阿，朱拉斯，」蒙妮迦夢寐似的說：「你已經變了。但是，隔一里路遠我也認得出你來的。我真害怕你不再回到我身邊來了呢……」

朱拉斯溫柔的撫摸她，安慰她，他手輕輕地接着她的肚皮，向她耳語：「誰躺在這裏面呀？」

蒙妮迦的臉燒得猩紅。

「別那樣，朱拉斯：你千萬別那樣。那是我倆的罪惡：他們都曉得：他們對付我得

多麼殘酷呀！」

「他們都曉得？」朱拉斯假裝着驚訝。

珠淚又在蒙妮迦眼裏出現了，沿着她兩頰往下直滾。

「但你現在還不高興？」

「呵，朱拉斯，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少苦呵，他們都拿我開玩笑，好像我是一個醜陋的賤錢似的；我幾水自殺；我期望著死；我想……大家也都這樣說，你不會回來的了。」

「別哭，親愛的，現在我回來不走了。」

「我差點瘋了；我想打胎。老娜蜜幫我的忙，我不願生一個沒有爸爸的孩子……他將來一定只有苦頭吃的；因此，我想了又想，他還是不出世的好，我病了病得很利害，身子倒在火上一樣，但沒有一個人照顧我。那恐怕也傷害了肚裏的他吧！他滾動得非常怕人，但他畢竟從死裏逃生出來。我覺得很對不起他。當他一動也不動的時候，我又嚇慌了。他整整一星期沒有動過了，剛才你回來的時候，他才動了一下。他一定也知道他的爸爸回來了吧；現在，我不再害怕那些令人頭疼的閒話了，我只祝他健康。」

旁的人早就吃午飯去了，但蒙妮迦還留在那裏，坐在那隻綑住了脚剪了一半毛的羊予跟前，向那位軍人盡情傾瀉她過制在心頭的悲怨，只有在揩眼淚的時候才住嘴。她告訴他：她怎樣請求別人代筆寫信給德，但她決不吐露一點關於她的煩惱。姑娘們替兵士

們織手套寄去的時候，她偷偷放了一張字條在一隻手套裏面，希望他能夠碰巧收到牠。但她沒有得到回信。有一次她在夢裏夢見那隻手套了。但那是戴在一隻和身體分了家的手上。

蒙妮迦把一切都告訴了朱拉斯。她甚至對他說，她很細心地注意着他，當他向農和莊稼漢們講戰爭，談獨立，談土地與快要墮頭的新生活的時候。

她終於鼓起勇氣，吐出了隨時起伏在她心頭的問題。

「你不要丟下我，你願意麼，朱拉斯：如果你不想娶我，我們就同住在一塊也好。我會替你洗襯衫，比你媽媽照顧你還週到。我願跟着你走到天邊，走到海角！」

朱拉斯沒有讓她說下去。他露出是一個小傻瓜。要不是爲了她，要不是爲了馬上就要開始的新生活，他不會回到這裏來。

離村子和農場建築物很遠，沿着河邊的下流，在巽欣斯基所有的田疇界邊，有一間很小的匍匐的茅草房，那是好些年前當開貴族莊宅的主人修來存放捕魚器具的庫房。到現在已經好久不用了，只有放牛的人們，碰着下雨的時候，偶爾借來躲遮一下。

塔魯蒂斯到了這塊地方，認為恰合他的心意，就打算蓋他的小窠。

但他所有的錢還不夠買一匣火柴。他跑去找管家加爾瑪拉——伯爵通往華沙以後，那爾瑪拉就成了這份產業的法定繼承人——他向他簽了一張祖地的約。其他的東西都是他自己一手一脚做成的。他從水潭裏找松心草來蓋房子；找苔蘚來塞牆縫；把地面刮平，砌了一個爐灶。這只是一種暫時的打算，儘管信在一兩年內，地主們的產業，一定會由農民們來分配的，那時，他才來建築一座精緻的自己的房子，但眼前最少總要一個遮頭的房蓋呀。

兩週以內，大部份的工作完成了。驕傲的望着自己的手蹟，他心裏的快樂，並不比魯賓孫第一次從石頭上取出火來時的快感少，那是一個艱苦的工作，差不多和在戰場裏一樣。他不睡覺，不吃飯，不洗臉，也不刮鬍子，一直到這件工作完成。終於到來了齒

霽的一天，他陪着妻子走進了他們的新居。

在那天幸福的日子裏，朱拉斯起身很早，遼遠的村子裏的鷄鳴聲驚醒了他。天還是黑的。他赤着身子，用夜間從屋簷滴進桶裏的冰涼的雨水，沐浴着。他把沙當做肥皂，擦去身上的污垢。他洗完澡後，牙齒冷得發抖，他繞着茅草房跑了幾個圈子，溫暖他的身體。凍僵了的手指頭摸索着鈕扣，他穿好昨晚才漿洗出來的襯衫，和那寬大的制服褲子。他刮臉的時候，沒有肥皂，也沒有鏡子。但這些不方便的事情，灰不了他的心。今天是他結婚日子，雖然他的周圍非常可憐，他也感覺得意。他從來沒有使用過這樣鈍的修面刀。他的臉遭受了莫大的痛苦，結實鬍子依舊頑固的長在他的兩頰和下巴上面。

太陽升起來了，塔多蒂斯圍好門，沿着榆樹林向莊上走去，他回頭望着河邊的他的城堡。那裏就要開始他們的夫妻生活，他和蒙妮迦的；那是一個艱苦的奮鬥，但他倆會手牽手地對付他。他彷彿覺得小茅草房在向他眨眼，催他趕快去找一個老婆，把溫暖帶進這間屋子。

他們在莊上一間僕人宿舍裏靜悄悄地結了婚。富麗堂皇的婚禮是成問題的。第一，

新娘已經有了孕，第二，新郎負擔不起。起初，朱拉斯連晏客也反對，但朋友和相識的人們說服了他。

「爲什麼我們不該慶祝呢？一切你都別管，永拉斯。我們會自己帶菜帶酒來的。」  
「一定那樣的。如果酒從酒桶這端流不出來，我們會另外鑽一個洞的。爲什麼不跳舞，歡喜一下呢？」

大家決定了在新娘房裏慶祝婚禮，蒙妮迦烘了一張餅，盡量把茅草房收拾得像過節一樣。

年青人們從貴族家裏回去的時候，他們照過去的風俗行了見面禮，姑娘們和年青的  
男子們把路打掃得乾乾淨淨，大門上懸掛着花花綠綠的布條；在跨進門檻以前，他們把  
麵包和一鐘瓦斯酒獻給這對新婚伴侶。

賀喜的客人們都享受到一餐可口的飯食——白菜湯和燒烤豬肉。

蒙妮迦沒有眷屬，實際上親戚也沒有。在這時候，樂師林庫斯奏起他那單簧的簫，  
邀請來的，和沒有邀請而自己跑來的客人們，塞滿了這間茅草房子。音樂溫暖着他們，

這不是酒也不是啤酒所能做到的。談話慢慢地起勁了，年紀大點的人想起他們自己的婚禮和他值得紀念的事情；他們談過去的日子，談現在他們不得不替地主們作奴隸的情形，也談將來自由的立陶宛。

彈簧的節奏着，狗吠着，一直到半夜。擠不進窄小房間去的人們，成堆的站在窗子外面，若一眼年青的夫婦，特別是新娘，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她的情形，特別要看看她的動作。這可說是這一帶地方不會見過的婚禮，因為在那個時期，新娘是應當躲在桌子背後，拒絕跳舞的請求的。

「呵噫，呵噫，」人們搖擺着頭，互相低語，「他們怎樣過日子呀……就兩個光人，一點東西也沒有。一定會成天淌眼淚的。」

「不要緊，」一個婦人說，「只要他們兩心相愛，他們會生活得很好的。他們有地做床，有天做被蓋。我嫁了一個死了老婆的光身漢，人們都說我要過悲慘的日子。但是現在呢，我不能說我當時做錯了。」

「那是真的，」架敏尼卡斯和我結婚的時候，我們誰也沒有一點東西。那時人們都說

些什麼呀？他們說，眼睜着我就要拿木棒當枕頭，我的丈夫第三天就會把我趕出屋子。人們都是笨蛋的，你們不久就看得見，塔魯蒂斯和費妮迦一定過活得很好；他們都年青，刻苦。朱拉斯在第一個孩子的時候沒有拋棄她，他決不會在有了五個孩子的時候拋棄她的。」

費妮迦所有的陪奩都裝在一隻小箱子裏，第二天早上他們到新房子去的時候，朱拉斯輕巧的把那隻箱子擱在他的肩上也帶走了。送行的連鬼影子也沒有一個。在一輛不知是誰借給他們這次結婚用的木板車後面，跟跑着一隻山羊，那是加爾瑪拉送的禮物。有人在山羊背上披了一些爛布片，頸項上繫了一隻鈴，走動一步就叮噠亂響。

朱拉斯，這得意的丈夫，把他的辛勞的果實全部指點給他的妻子看；爐灶，床，甚至那些釘在牆壁上掛衣服用的小釘。費妮迦東跑跑西跳跳，用那充溢着愛情的手指，撫摸每一件東西，她的心快活得開了花。

「我倆住在這裏，像亞當和夏娃一樣，」朱拉斯說。

他們的新的生活開始了。他們永遠也忘不了在新房子里面的第一夜。他們把朱拉斯



的大衣嚙着被子蓋着，一直談到黎明前的一刻鐘，和那搭在門上的山羊的蹄聲相和，他們剛剛上眼瞌睡了一會，一陣大雨開始了，冰冷的雨點穿過稀薄的屋頂，端端正正的跌落到床上來。

「早先也漏雨，」朱拉斯求饒似地說，「但沒有這樣利害。這是一個新屋頂，你曉得的，蒙妮迦……」

他們爬起來，把床搬去靠着另一面牆壁，放一隻盆在漏雨的地方。但是，他們還沒有擺好新的床位，屋頂又裂開了第二個漏洞。亞當和夏娃只好再搬。雨浸透了稀薄的屋頂，自由自在地滴下來了，像從篩子裏漏出來似的，這對年青的伴侶，受了無情的天公的磨折，就那樣搬來搬去地浪費掉這一夜。他們推着木床亂轉，一直到他解體的時候，因為他做得就不結實。他們只好坐在火爐旁邊，消磨那剩餘的夜。

全靠石灰牆壁和木器射出來的光亮，兩夫婦才慢慢地給自己找到了一個舒適的地方。靜心等候着一位佳賓的到來，從蒙妮迦的困憊眼光裏，早就看得出來，這位佳賓再不能放慢他的腳步了。

西方，揭起了藍黑色的夜幕，像鋪着魚鱗的銀光似的河底，從那裏，一位魔術師似  
來了。人的眼睛是看不見的，他工作着，把樹葉變成金黃，把赤楊的漿果塗得血紅，  
把成熟了的果子從樹枝上搖落。

### 三

出乎意外地在一天早晨，他撞進門來了，把俾那年青的沒有經驗的父親的心攪  
得亂慌慌的。蒙妮迪和他的丈夫都模模糊糊的，不知道怎樣才可以安全渡過。朱拉斯在  
房間裏跑來，去，自言自語地說了一些關於請醫生和接生婆的話。但是，太遲了。蒙妮  
迪痛苦的呻吟，警告他不敢離開她太久。

厭着粉地的痛苦，朱拉斯再也忍受不住，跑到屋外去了。他完全失掉了理智。他抓  
起一把斧頭，砍着木塊，一點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一會，他又丟了斧頭回到屋裏，捉  
住蒙妮迪，把這緊壓在自己身上，一直到汗珠從他額角冒出的時候。

他一刻也不想離開她。

請醫生是不成的。第一，他得跑到村子裏去找馬和車子，但也不能丟下她孤苦伶仃。其次，這是主要的，沒有錢付給醫生。

天快黑的時候，遠處迴安靜了一點。這蒼白的，沒有一點力氣的騎着，他的手攥在他手裏，她的眼睛緊閉着。

「笨孩子，」她低聲說。「你只好……你自己動手了……」

朱拉斯戰慄着，屏住了呼吸，等候她給他一個暗示。他興奮地在房裏來回走着，一會又跪在越過邊，拉被褥來蓋住那痛苦的身子。用被單角拭擦那出汗的額頭。但疼痛得真利害了。他走出門去，匆忙地朝着貴族家的方向跑，但不幾步又轉來了。他依舊朝天翻着，兩隻眼睛睜得圓圓的。她頭髮紮做了一圈，緊貼着那潤澤的額和唇。

她的門前，一會比一會更令人害怕。

「朱拉斯，」昏迷地叫着，「朱拉斯，到我面前來，別離開我……我會死在這兒……孤清清的。」

他還想說什麼，但忽然抬起頭來，翻身側着身子，睡在床邊。

「像冰一樣……」他低聲說。

「蒙妮迦，蒙妮迦，」他追問着，「你說什麼？什麼東西像冰一樣？」

「沒有什麼……」

他們互相呆望着，緊張地等待着——椿事情的到來。

「朱拉斯，朱拉斯……」她拉他靠近一些。「講點什麼吧，寬慰我罷。我害怕

米拉斯發他的話嚇了一跳。他朝着她俯下身子，但總想不出一句話來。蒙妮迦吃力地呼吸着，用她全部的力氣，緊捉住他的手。一會，她放鬆了手，推開了氈子。她要側着身子睡，但朱拉斯阻止她。

「不要那樣睡，那會害你的。」

「這哪。我胸脯底下空虛得很。冷水，請你給我一點冷水。」

她的請求反弄得他恐懼起來。他彷彿在那兒聽見說過，如果把冷水給一個產婦，那

會遺掉他的老命的。也許那說的是牛奶？他記不清楚了。

「冷水，親愛的……只要一點點。」

他還沒有跨出房子，在一陣恐怖的叫聲又震動了他的耳鼓。

他趕忙跑回來，發現他側身睡着，大睜着一對痛苦的眼睛出神。朱拉斯看起來，彷彿他在凝視那快要熄滅的油燈的火焰。他被一陣憐惜的心情痛苦着，他找不到援助。那些兒瘋狂了。他站在那裏，目光向下凝望着她，他捏緊拳頭，無可奈何的遺棄着自己沒有幫助她的能力。之後，他俯下身子，吻着她的額頭。

寒冷的曙光瀉進屋里來了，從窗口，他看見一棵大樹在風裏搖曳。

「萬一你……」他剛開口又停住了，因為他的眼睛光碰着了她的眼光。

朱拉斯的兩眼濕潤潤的。他額上的黑的痘痕，在發光，在跳動，他猜得出他的心裏；她伸出蒼白的手，一掌堵住他的嘴吧。

「慢傢伙，」她低語着。「我不會死的。你以為我會死嗎？」

「不，乖乖，不，我們馬上就安全渡過的。」

最擁迫的臉上泛起了三陣紅雲。額上的汗已濕透了，兩隻鬚角冒出一條粗大的青筋。

「他來了。快點！——」他從咬緊的牙縫裏喘出這樣一句。

朱拉斯趕忙跑到跟前。他看見了他從前腦子裏總覺得討厭和憎惡的東西。但現在他腦子裏只有一種不安的感覺，那就是擔心那由於他幫忙而來到人間的那條新生命的平安。他不曉得做什麼好，也沒有時間讓他思索。母可發出了一兩聲刺心的尖叫，又安靜下去了。

母親的呻吟，和那剛來分享他倆的快樂和痛苦的新生命的顫動的哭聲相應。

她背部那種像刀割一樣的痛苦已經過去。蒙妮迦靜靜地躺着，她突起的肚皮慢慢地消平。血色又湧上了他的兩頰。一會，一種真實的美的氣氛，熱氣騰騰地籠罩着。這新出世的嬰兒，躺在母親身邊，還有一條臍帶和母連在一起。在很短但很可怕的一剎那間，朱拉斯以為嬰兒死了。他把自己的大手撐開在嬰兒身上，差點遮完了那細小的身軀，他感覺到嬰兒胸心跳的聲響。

依着虛妮迦的吩咐，他找來一塊卷尺，緊緊地結好肚臍之後，才把那根階梯攔斷。

#### 四

朱拉斯不能夠長時間地享受做爸爸的快樂；從鎮士帶來的消息，擾亂了農民們的心。施這個消息是別個地方的兵士和逃匿的人們帶來的。據說，他們用汗澆灌，用血和骨頭。肥，栽培了許多年代的田地，他們的父親和祖父替主人耕過的田地，就要分給他們的合法的主人，辛苦工作的農民了。

後來，地主的兒子們來要求政府履行曾經答應過的條件，這些地主的兒子，受了東部革命大火的驚嚇，才自願出來保證他們父親的產業，不讓那些爭鬧一律平等的人們侵佔。同樣地，政府也隨聲答應過兵士們和戰場苦工許多條件，這些兵士和農場苦工亦受了想得土地和分得財產的鼓舞，才起來響應武裝的號召。

獨立戰爭的最後幾聲鎗聲，平靜了，死人的屍骨，被那些感恩的本國人裹着音樂埋

葬了，刻着詩句的十字架高高地豎立在他們的墳頭。

勝利得到了。酒在英雄們墓前的眼淚，變成了勝利者們——政治上的要人和未來的開會演講們——的慶祝。演說家們——爭取獨立的第一隻燕子——到處受到歡呼 and 花圈的迎迓。

農場苦工，沒有土地的農民，還有現在已經廢止了的農奴們，忘記了飢餓和憂愁，急於想看見他們就要得到一份產業的偉大日子。每個政黨的領袖從各市鎮跑來了，都答應給大家幸福和平等。這個政黨的代表演說的時候，不管他演說多久，都不肯發生一點齟齬，但等到第二個政黨的代表上台，兩人就會爭吵起來。老百姓們靜聽着他們兩人的演講，知道他們一個是無神論者的立場，另一個是擁護天主教教的，這一黨允許給農民若干土地自由，只要他們肯投他那一黨的票，另外一黨答應給兩倍那樣多。新黨的政客們和主席們，每天到沙爾曼會來，宣佈他們的計劃，一個比一個說得動人。

春耕的季節，地主們都逃到國外躲避戰爭和革命的鬼靈精怪去了，替他們管理產業的人，就派不往農場帶工們工作。威脅和惆悵不了他們，一種緊張和期待使他們空氣滿



漫着。每個人都在期望着發生什麼事體。男人們與華靈地圍聚在一起談論時應，嘲笑僅僅從前的主人。

「你頂好歇住嘴巴，老爺。你騎盜我個頸項去已經好久了。我們有數不清的舊賬要和你清算。」

抱着馬上就要分配維欣斯基的希望，傭工和農場苦工們不願管家的恫嚇的舉步，拒絕工作。加爾那拉打算到別村子去找工人，維欣斯基的農民們採取毀滅農場工具的手段來報復。農民們需要食糧和燃料來燒飯的時候，他們就派一個代表去找管家，傳達太索的意見。

夜裏，無青的人們唱着歌，在地主家的窗子下面歡笑，在花園裏自由自在地散步，在磨房池子里釣魚。加爾瑪拉眼看着威權從他手里溜走，嚇得目瞪口呆的。從前滾回來的兵士嘴里說出來的革命故事，鼓起了年青村民們的勇氣。不安和不满的心情，普遍地逐漸成長起來。

農場苦工和只有一錢連羊子也險些兒找不到草吃的土地的農民們，都希望得到足夠

軍維持生活的土地。他們眼望着那足夠幾張嘴吃和許多赤身露體穿的廣大的田莊。殘廢人和房子被燒了的村民們，期待着政府的援助。有的需要金錢，培修他們的房屋，有的需要穀米和牲口。

從鄉鎮來的各黨的代言人們，流水一般湧到村子里來，用花言巧語的演說和騙人的報酬，互相競爭。他們嚮像向女郎求婚的新郎。但是，村民們沒有嫁妝，誰也不願嫁給他們。

沒有多久，人們開始討厭這些好聽的話句，他們忍耐不住，他們拿壞雞蛋來代替花架向那些演說家們投擲。但這灰冷不子政客們的熱情。

沒有耕種的農具，也沒有耕種的土壤，塔魯蒂斯也和窮的貧苦農人一樣，靜聽着演說家們的演講，不安地期待着大變動的到来。

他站在人堆邊上，看見演說家像鑽出殼來像看一丁的犏牛那樣伸直頸子，聽着響亮水那樣容易地流出的話句。

「你們已經聽見剛才那位基督教義主義徒的計劃了，」他開始說。「你們都知道誰



街頭，舉行他們熱烈的演說競賽。

各黨間的爭辯有時爆發出火花來。這一黨的黨徒，受到競選演說家的刺激，常常武裝着烟番薯和塗了柏油的手棍，向對方拿肥皂當武器的打手們進攻，把演講的人掀倒在地。衝突的結果，許多人打傷了手足，撕破了衣裳。

朱拉斯也慢慢跟大家興奮起來，他親自攔掛着替教民黨貼的標語，向村民散發宣傳小冊子。蒙妮迦旁觀着，用靜默表示反對。有一天，朱拉斯手背上帶了一條深的傷口回家，向她說，他滑了一交，傷跌了。

「朱拉斯，你為什麼要去幹那種事情？想想吧，想想孩子吧！你不要和他們搞在一起吧。他們會捉你去坐牢的。就有土黨我們也得不到，記住我的話。」

「坐牢！別做醜姑娘了。你好像還以為皇帝統治着我們似的。喂，蒙妮迦，如果所有立陶宛的人和你的論調一樣的話，土黨們依然要把我們變成狗的。讓他們不替我們的土地罷。我們會把革命給他們的。」

## 五

維欣斯基的佃農和村民，聽見了一個消息，土地測量員和土地改良委員會的委員們，已經從鎮上到他們這一區來了。他們已經從沙爾曼會最大的帕米爾維斯莊開始，幾天功夫，他們就把土地分成一份一份的，而且安好界標，點交給農民。

這消息，像野火一樣，傳遍了這一區。農民們受了好奇心的驅使，老遠地親自跑去。開頭，地主們不承認這些文件和計劃，不叫公務員們商量；而且，當土地測量員裏一杯水喝的時候，他命令把井封閉了，還唆使狗去咬他們。

但窗子腳下的喧鬧，並沒有平靜；佃農們也和土地測量員商量，就去攔擊取煤條一份土地，後來，地主們讓步了，請委員們到屋子里去。他們非常謙恭地款待他們，他把那波蘭人的殷勤，慷慨地佈施在他們身上，測量員們吃喝得酒醉飯飽，拿測量鏡測量的時候，也看不直了。他們分配的田地，從他們腳下一溜就滑過去。三天，他們總鑿着烤雞，連土地也就算分配完了。

維欣斯基的老百姓等候委員們的到來，等得不耐煩了。不相信他主人的土地會被分割的。加爾瑪拉，突然向農民們改換了語調，而且非常溫和和禮貌。在劃分帕米圖維斯田莊以前，他召集佃農和沒有土地的農民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農民們，受了這樣意想不到的驚嚇，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佃農和農民們，聚集在地主的火井裏，大家咕咕着，吸着煙草，大聲推敲着這次集會的原因。但是，誰也猜不出召集他們到這兒來的理由。

加爾瑪拉拿着一張宣言出來了，他講了將近一個鐘頭的話，告訴他們，佃農多麼愛護農民，他照顧農場工人多麼週到。他說，他接到伯爵的一封信，他囑咐他的僕從能夠轉遞給佃農和鄰近的農民們，伯爵認得很清楚，加爾瑪拉說：時代已經改變了；他了解立陶宛的政府，而且願意死心塌地擁護它；不過，他不相信分墾田產會給農民什麼好處。說不定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芬蘭的軍隊，看見很好的舊秩序被打破，而且奠基在荒蕪的土地上面的新政府所管轄的農民，代替了衣服饑饉心滿意足的農民底時候，他們會干涉的。伯爵認為，如果他們輕易就獲得了土地，不付一點代價，他們轉

眼就會喪失他的。伯爵還像一個朋友那樣忠告他們，在沒有動棋子以前，再三想想，免得結果後悔……

加爾瑪拉節下席話，並不會打動農民們的心，有的當面笑了，有的詛咒伯爵，他們憤憤地抱怨着，自暴兒討論着。但是加爾瑪拉還不甘心。這位管家提高了聲音，又詳細地敘說着伯爵的慷慨，和他那種基督教徒的對農民的愛，而且在非常沈靜的空氣裏，宣布本人也打算分配土地給農民。誰要是從伯爵手里得到了土地，便永遠不會失掉她，因為主人親自在契據上簽過字。土地的獲得是得到同意的，而且支付了年金的代價。只有這種方法，農民才有平等無專地耕種的權利。

伯爵的宣言，引起了佃農和沒有出讓的農民間的紊亂。有的華僑馬上簽約，有的遲疑不決，俯頭等着看動靜。只有少數農民願意在那天從立陶宛政府手里接受土地。因為大多數農民都不相信政府當局的慷慨。答應給他們自由的諾言，更增加了他們的疑心。大多數人看來，那就好像一首歌曲，他們聽不懂那些字眼。加爾瑪拉，靠了忠厚老百姓的幫忙，散布出地主們就要從華沙回來統死那批胆敢動用伯爵土地的人們的謠言，在那

些疑惑和踟躕的心情上面加了一點油。

少數的農民，始終頑強地不信任伯爵。爲新秩序鬥爭過來的塔魯蒂斯就非常憤懣，太顯心，爲了村民們不滿意政府和他的政策而痛苦着。他同一位代表一同往區中心去，到齊的時候，他召集佃農們來和他們討論。

「笨人！你們的伯爵給你們的是開墾的墓地呀。他現在正在波蘭軍隊裏服役，跟我們立爾宛打仗，我已經說過了。我們已經向管理遺產的主席本人提說過，他怎樣說的：『我會有一尊土地給伯爵！』」

這消息使許多農民改變了意思。這就好像在加爾瑪拉背上戳了一刀。他對農民的態度完全改變了與夾子他從前那種於驕和讓諱。他親自跑到區中心去，又臉色蒼白，垂頭喪氣的回來，彷彿鬧醉了三天酒一樣。他拼命討好農民，和農民稱兄道弟的。

區地測量員和委員們來到維欣斯基的時候，加爾瑪拉在莊子的大門口迎接他們，他哆嗦顫抖在大門上扯起立陶宛的國旗，不過，匆忙中他把顏色弄混了。他像一位親切的主人或迎高貴的賓客那樣迎接測量員們。



第一根界樁打進維欣斯基田地的泥土裏去的時候，加爾瑪拉感覺到管理權從自己的掌握裏逃跑了，完全剝奪了他的土地。不過，他天生的狡黠和奸詐，並沒有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遺棄他。他立刻在心裏打着算盤，用什麼方法來延續他的權威，最少延續他的名聲。

這是佃農，貧農和那些推動改革的人們底勝利日子。打開貴族的門讓公務員進去，加爾瑪拉還認為不滿意，他甚至邀請他們進接待室和伯爵的私人會客室，那兒，灰塵堆得很厚，空氣冷得襲人，因為好久沒有人住了。土地測量員的皮靴，在小塊木頭砌成的地板上，到處敲得亂響。那天夜裏，沉默了許久的鋼琴鏈子，響起來了，並不是伯爵女兒的纖小細膩的手指彈奏的，而是那毛茸茸的莊稼漢的泥手搥打出來的音調，模糊得像小皮鼓的聲音。

佃農們聽見了音樂的聲響，豎起他們的耳朵，但誰也不敢走進貴族的房子。他們只有自夥兒抱怨着。

「那隻管家的豬正和公務員們拉攏希望得一塊上好的土地。」

「他得到的只夠他的墳墓！難道你沒聽說過，土地只有貧農和戰場上的老兵才有份嗎？」

「噢，朱拉斯，小鷄還在蛋壳裏哩！別忙計算他。我不會像你那樣老實。我不相信他們。你不久就可以看見，伯爵就要回到我們跟前來了。」

「你是什麼意思？」

「你就記不得了，他說過，做這種事情，慢些兒要痛悔的。記住我的話，主人都是一樣的，波蘭人也好，立陶宛人也好。如果不是伯爵做主人，一定就是加爾瑪拉，我們不得不吻他的手，加爾瑪拉。」

## 六

許多人不相信土地和自由的諾言了。受了多年欺騙的樸實的農民，對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們允許的諾言，自然不會相信的。還有一幫人認為劃分土地是地主替他們佈置的陷阱。

年青人需要每一樁事情都抱着嚴肅的態度，真的，他們不曾遭受到過去的異變，但他們了解目前改革的重大意義。一大羣快活的農場苦工聚集在一塊，等候那劃分土地的  
大事件的到來；他們武裝着鋤頭，像舊生活的掘墓人那樣，盼望着——他們都是農奴的  
後裔，都是不肯低頭的，受了管箍，鞭打和飢餓所摧殘的一代的子孫。

一種說不出口的痛苦，填塞了塔魯蒂斯的心，當他看着一高一低的跳躍着生命的田  
野和那綠油油的，點綴着許多匆忙地打着界樁的快活人們的草場，聽着他鄰居們的談  
話的時候。土地，從來沒有在他腳下這樣香甜過。農人們彎下腰身，越了一把他們剛得  
到手的泥土，用手指細細地搓捏着，探討着他的性質，作栽培和耕種的準備。

朱拉斯從這一堆農民走向那一堆農民，他不知道怎樣證明自己心裏的快活，他只好  
善意地咒罵着。

「啊咳，活見鬼，我們要得到多大一個村子呀！」

他手裏抱着八個月大的兒子，得意地向他的鄰居們誇耀。他說，他抱他的兒子來盡  
地土地的分——這子嗣作威作福的權力底喪禮。他長成大人的時候，可以向人驕傲，

他曾經親眼見過這樁偉大的事件。

第一條界溝犁成功了，第一根界標立起來了，莊田和屬於新村的土地分開了。每個有農具的人，都急忙租出他的手，幫忙完成這一興奮的工作，還有許多人，就用他們的赤手空拳填砌「伯爵的坟墓」。界樁像一個哨兵似的站在那裏，看守着農人們的田地。不知道是那個愛開玩笑的人放了一頂破帽子在鐵釘尖上，更加使人想入非非的。農人們，跟着土地側量員的腳跟，一步步踏進他們的，還沒有名字的新村子。沒人停住腳步，思慮一下那塊剛才開始的新地究竟誰來負責的問題，每個人的心裏只感到維欣斯基在跳動着生命的脈搏，像春季奔騰着的河水一樣。現在，什麼東西也擋不住牠的行程。

朱拉斯把鋤頭遞給那位來向他借用的村民，說：「不要弄丟了。我要把它當作博物館的古董一樣保存着。我幫忙挖第一道界溝的時候，就是用的這把鋤頭。」

一會，其他的界溝都挖得清清楚楚的。這些綫條區分出爵納斯和卡瑞斯，塔達斯和朱拉斯等人所有的土地。土地都分成方塊，分給農民們。低濕的土地就劃分得大份些。

良好的乾燥的土地就劃分成小份。朱拉斯因為是戰場老兵，有挑選的優先權。他得到很好一份土地，有一塊小的草場，有一條狹長的小溪，要到夏天才沒有水流。朱拉斯旁邊那一份，一位退伍的少校軍醫得去了。其餘的土地，落在朱拉斯的朋友林庫斯，金庫斯，都伯，伯比爾曉斯，和幾位從遼遠的村子來的異鄉人底手里。

土地劃分停當以後，委員們把農民們找到一塊來，祝福他們在新的生活裏成功。在這樣快人心意的場合下，誰也禁不住要發洩一下自己的心情。朱拉斯覺得，彷彿有一種神權的力量在逼迫着他。等他清醒以後，他才曉得自己正站在人羣面前，向村民們講着話。

「那些說農人愚蠢和無知的人們是錯了的！」他說話時，興奮得打顫，兩手不靈活的亂動着。「瞧吧，我們生活得多麼好呀。我們沒有學習讀書和寫字的機會，那就罷了。我們愚蠢。不，我們不愚蠢，也不能怪我們無知。我們白天作工，餵養那些寄生蟲，只有夜裏我們才能做自己的事。現在，我們已贏得了自由和獨立，我們的日子一定會過得不同些。土地是我們的了。可尊敬的委員們，四五十年後，我們請你們到這裏來，那時，我

們的土地已經耕種出來了。我們也許不能像那幾貴族莊上那樣奢侈地招待你們，但我們會用我們那顆心來歡迎你們的。

「哈拉下」農人們大聲叫著。他們已經學會了開會時的歡呼。

大家都高興朱拉斯說的話，蒙妮加，他的妻子，險些兒快樂得流出眼淚來了。

新安家的人們，派了一個代表到貴族莊上去，請土地測量員們來參加慶祝。

搬到新地以前，塔魯蒂斯一家人折掉了他們的茅草房，等候車子來載運。他們只好在露天裏住宿幾夜。

搬家前夕，他們坐在一根木棒上，靜靜地談着他們的前途。

空氣是溫暖的。樟樹俯着他那沒有葉子的枝幹，用一種祈禱的姿態；使回黑黝黝的天空。談話聲低微了？那對年青夫婦以眼望着田壟，彷彿看見了就要動手修蓋的村子，聽到「大吠和開門的響聲，看見了閃爍的燈光。

「受了疲勞的催眠，他們半昏迷地坐在那裏，孩子平靜地睡在他褲中間。

突然，從田野那邊傳來一陣大聲呼喊的聲音，他們一擁地驚醒了。

「什麼事？」

「又是」聲喊叫，這次，聲音要近些。就從他們的土地那個方向傳來。那是叫入救命的聲音。現在，那聲音又叫起來了，隔那對年青夫婦坐在那裏緊張地傾聽的地方不遠。

「救——救——救命呀！」

朱拉斯跳起來，向幽暗裏探望，神經和肌肉都緊張了。不知道是誰叫了一聲，喊叫聲就忽然停止，好像被窒息住了似的。

「朱拉斯，朱拉斯，你要到那裏去？」

朱拉斯站不住腳，誰在推着他向前走。他抓一根沉重的棍子。蒙妮加差點不會把他拉轉來。

山谷底下，河水一路咆哮着，狗叫的回聲，從週圍反響回來。

「我不曉得我是怎樣的，朱拉斯，」蒙妮加氣噓噓地說，「我總忍不住要想，伯爵快要帶兵回來殺我們了罷！說不定他已經到了呢？聽，又在喊叫了。呵，上帝，我害怕得好！」

「沒有什麼事，乖乖。別太担心了。那一定是蹣跚了交，受傷了。今天河水漲得很凶，把橋都沖走了。」

朱拉斯努力安定蒙妮迦的心，但他自己的心一點也不寧靜，那一聲聲痛苦的嗚咽，會是什麼呢？那好像被勒住了喉嚨發出來的聲音。

不久，他們就發覺了。第二天早上，他們都知道一個人被殺了。朱拉斯一衝跑了出去。

路上，他碰見了一位相識：「昨晚有人被殺了，真嗎？」他問。

這樁事情，就發生在你前面那條路轉角的地方。彼特拉斯·金庫斯，他還躺在那里，一大堆人圍着。他那樣子才難看哩，真是一件殘忍的謀殺案。他們正在那里等候警察。

「他爲什麼被人殺了？誰幹的？」

「他們都說，那是舍賴蒂斯人幹的。什麼地方也找不到他們。多半躲藏起來了。他們從前爲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爭吵過。土地測量員還沒把河邊的界碑安置好以前，金



摩爾先就去修造馬房，開始犁那塊土地。舍賴蒂斯人說，那是他們的土地。金庫說：「他們一定不讓他再犁。今天我跑下去看了一眼；他犁過界限一碼，就停住了。他們跑去找鄉長，鄉長又把他們送到測量員那裏去。昨天，舍賴蒂斯人從場上回來，醉薰薰的；叫人請金庫斯到他們那邊去講和。他們在河邊還喝了一瓶酒。我碰見他們走過田野，叫喊着，大聲說了一些關於界碑的話。但我一點也沒疑心到別的事情。有人說，他們夜間聽見了喊叫。」

「我們也聽見的。」

「你聽得，朱拉斯。不久以前，我不是告訴過你，在這塊可詛咒的泥土上，一定會流遍鮮血的嗎？」

## 七

幾人犯被抓住了，判了終身監禁的徒刑，他們的土地充公。沒隔多久，那破天荒的

木架房子，在那受過血的洗禮的新村上，建築起來。人們叫他「紅村」，前面一條河滾滾地流着。新房子並不比界碑高多少。真不出大多數農人的推測，加爾瑪拉采然留下來管理維欣斯基村，他說，這真是一個模範農場。

朱拉斯和蒙妮迦到田野里去工作的時候，不得不把小卡舍卡斯帶在身邊，爲了避免傷害，他們把他放在一隻沒有底的圓桶裏，周圍墊着床氈和尿布。他在小雀窠裏，樣子很舒服，他們雖然不在他身邊，但看得見他那長着稀稀疏疏的黃毛的小頭，伸出圓桶來偷看。

卡舍卡斯真算得是一個沉靜的小寶寶，他很少哭鬧，一連幾個鐘頭地躺在那兒，張望着天空的流雲，呆看着微風裏擺動的草葉。每一個新的響動，都會把我們這位小黛阿金尼斯驚奇得發呆。瞧見了一隻雀鳥拍着翅膀飛過，他便張開還沒長牙齒的小嘴，扭轉頭去，快活地搖着白胖的小手。當絨團似的白雲在蔚藍色的天空裏飛過的時候，他狠狠地向天空抓了一把，又驚奇地埋下頭瞧着他空空的小手掌。卡舍卡斯看起來，整個宇宙，就在他的掌握裏。他需要語言來表達他看見和聽見的一切，但話句這東西，不是他的

手能夠抓得住的，他只好啾啾呀呀地唱出他唱內心的快活和驚奇，他不能把他看見的奇跡告訴他媽媽，只好失望地放聲大哭。但他媽媽是懂得他的意思的，便溫柔地和他啾啾呀呀說一陣。

只有時候，工作把父母親帶到老遠的山谷下面去了，瞧不見他們的孩子窠。塔魯蒂斯決要補當常停下工作來靜聽，聽見沒有什麼響動，便又繼續他們的辛苦工作。只有當蒙妮迦彎下身子捆稻草，覺得她的乳頭脹得發痛，奶水浸透了衣服，而且滴到地上去了的時候，她才丟了工作，跑去餵孩子的奶。

她常常發現卡舍卡斯的一雙眼睛，哭得又紅又腫的，有一天，他發現圓桶翻倒了，裏面空空的。蒙妮迦害怕和慌張了好一會，像一隻歸巢的小鳥，發現自己的窠遭了搶劫似的，昏亂地東跑一趟，西跑一趟。要是苔卜賽無賴們把他拐走了，或者老鷹把他叨走了，怎麼辦呢？但後來，朱拉斯發現了這位小游蕩者，身上抓破了皮，一身污跡；原來他擺脫了圓桶的拘束，連滾帶爬地到屋子那邊去了。

「哎呀，我的乖乖，我的小孩淚！」蒙妮迦哭叫着，一面抱他起來吮着脹痛的奶

頭。

朱拉斯站在那裏，呆望着他們兩人，爲了常常耽誤工作而生着氣，他們的鄰居早就割完了稻草，但他們總是落在後面。

他的話傷了蒙姆迦的心。『難道是我的錯誤？』她責怪地說，『又要到田裏工作，又要餵他的奶？我是多麼辛苦啊。簡直把我磨折成一位老太婆了。』

朱拉斯提議把孩子丟在家裏的小屋子裏，他也許會哭叫，但哭叫一陣就會好的。蒙姆迦不答應這種話。

『你這樣真是個好爸爸呀？你也可以把他關在豬欄裏，母猪們也會看照他的！』  
蒙姆迦痛苦地說。

但咪拉斯回憶起了自己也正是這樣養大的呀。爸爸媽媽要到田裏去，就把他和弟弟裝在布袋裏，靠牆站着，嘴里塞着一塊大麥做的麵包皮。他們在布袋里鑽不出來，不管多久，他們也能呼吸，還不會發生危險，這才是頂要緊的事。他們的眼淚浸濕了麵包，滲出點鹹味，但他們咀嚼着，舒舒服服的。六歲，朱拉斯就替別人放牛，脚凍麻木，

了的時候，就伸進腳撒出來的牛屎去暖一下。他十歲才嚐到糖的滋味。爲了一些小事，他常常遭到無情的毒打。

「那只能怪他爸爸媽媽呀！」蘇妮加說。「但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小珠淚，不能夠受那樣的痛苦。」她狠狠地加上一句，把孩子緊抱在胸前。

小「珠淚」長得一天比一天肥胖了。每天早晨天剛亮，他們起身到田間去，小圓桶就跟在他們身邊。

朱拉斯想不出理由來做他沒有到莊上去的藉口。他又不能不去。在他修蓋房子的時候，錢是從加爾瑪拉那兒借來的，現在，他的債不僅沒有減少，反而一天天增加，因爲加爾瑪拉只答應，利息可以免掉，但朱拉斯和他的妻子必需在他的花園和暖室里做若干天工。他們自己的成熟了的谷子吊在禾穗上，稻草霉爛在風雨里，但他們一樣得到莊上子。他們不能惹他主人的不痛快，因爲春天來了，他們需要穀種的時候，他們就得歸還他的錢。

每一個新的困難和挫折，使他們改善生活的希望底火焰，燃燒得一天比一天微弱。

在這種時候，塔魯蒂斯光着腳來回地順着黑土的耕地踱方步，一面詛咒自己的貧窮。但是，只要惡運跟蹤着他的腳跡，他又無可奈何地跑向加爾瑪拉那裏去，因為貧窮和剝削的蟲子，也一樣偷偷蝕着一切新來這裏的村民底精力。

一陣陰森可怕的失望情緒，扼住了朱拉斯。他不想吃，也不想睡，垂頭喪氣地坐在田邊的樹樁上，凝視着遼遠的地方；兩隻手膀吊着，沒有一點氣力。

「怎麼回事呵，朱拉斯？」蒙妮迦哭哭啼啼的。「看見你這個樣子，我受不了。只要你對我說，你願意付什麼，我們大家商量，可以想出一條安全的辦法來的。」

「大批的銀錢，那就什麼都解決了，」他的丈夫回答，一面疲乏地嘆了一口氣。上面那隻烏龜兒子，今天又來和我搗麻煩了；要我就到莊上去。從前他叫我去做動人們，一天只做八個鐘頭的工作。「現在，你正在做政治活動呵！」今天他說。「難道你不是從我們手裏沒有付一點代價就得到了土地麼？你應當感恩呵！」我對他說，我沒有鼓勵過誰。我只告訴過人們，在別的國家裏是什麼樣一種情形……那邊，工人們知道他們所緊要的是什麼。至於土地呢，我用不着感難的，我是付了血的代價的。他沒有說二句。

關於穀種的話。只抓住我沒有到莊上去這點過失，現在，我得花費三天功夫，替他挖花圃里的樹坑。

日子就這般拖岩過去。每一個土地耕種者，都抱着這樣的想頭來安慰自己：眼前雖然是接二連三的不痛快的事情，但總有一天要改進的。

塔魯蒂斯在困難折磨他得太利害的時候，他在家的那種壞脾氣，便要發作了。他的孩子的確是一種磨難，特別在目前小卡舍卡斯正學習走路的時候。他開始走路比別的孩子都遲，這也許是因為蒙妮迎在他還沒有出世以前，曾經用猛烈的藥劑打胎的原故。

小寶寶的一哭一笑，調和了他們生活里面的單調。學走路簡直是卡舍卡斯的一樁偉大的冒險事情。他一頓一蕩地牽着媽媽的裙子，穿過了那塊草地，笑嘻嘻地露出得意的樣子。

蒙妮加愛他圓胖胖的小面頰上的那對酒窩。

蒙妮週活到現在還沒有看見過大的城市。她聽見過許多動人的故事，像鋪平的街道呀，汽車呀，許多層樓的洋房子呀，商店呀，鬧騰騰的人山人海呀，這一類的事情，她早就想親自去看一次。有一天，朱拉斯答應帶她去。「等到秋季吧！」他說。「我們烘一塊餅，穿得整整齊齊的，學公爺們那樣去旅行一次。」

但是，他們終於沒有等到秋季。蒙妮週已經哭泣了好幾個月的病痛，在春天就轉變得更加厲害了。他們只好馬上去找醫生醫治。

他們動身的那天早晨，這兩夫婦起得很早。蒙妮週包裹了七個裹熟的老雞蛋，一塊厚麵包，一瓶牛奶，一點鹽巴，放在柳條籃子里，穿下她最好的一身衣服。那是一件白洋紗罩衫，藍色小花朵的花樣，襯托着她那蒼白的寧靜的臉龐，顯得格外調和。這件衣服，她一直沒有穿過，在每天穿慣了粗布衣服之後，再來穿這種料子的衣服，一種輕飄的感覺，像酒一樣一直鑽進她的頭腦。她站在鏡子面前，自己讚賞着，呀朱拉斯幫她的忙，仔細替她看一遍，又伸長頸子看她背後像什麼樣子。朱拉斯告訴她，她真像一位端正的太太。



她沒有鞋子，只好向一位朋友借，並且講好，到了城市之後才穿，鞋子太大了，只好在腳上填塞一團紙頭。朱拉斯穿上已經染成黑色的軍裝和長統皮靴，修飾一下披到頸項上去了的頭髮。他穿上休假日穿的服裝，襪子也顯得年青和漂亮，要是有一個女人胆敢多瞧他一眼，蒙妮迦就要吃起醋來。

他們的鄰居琳庫維姆願意替他們照顧孩子卡舍卡斯。

朱拉斯等候着載他們到庫納斯去的汽船，一面買了一包香煙作為自己一個人的享受。坐船旅行，真正可以增長蒙妮迦許多見識。那天是一個和暖的日子，蒙妮迦瞧見別的乘客們哄着小孩，提着食物和花草的籃子，心里覺得異常快活，忘記了背部的疼痛。

船突然簸動了一下，跟着一陣呼喚和騾蹄的脚步聲響。蒙妮迦恐怖地緊抓住朱拉斯的手，以為船要沉了。他一面好笑，一面安靜的恐怖。那裏因為有的乘客要上岸了。但蒙妮迦還是不肯放鬆他的手，汽笛響出一聲可怕而響亮的時候，她渾身發抖，兩手蒙住耳朵。她焦急地望著旅程趕快完結，他們好平安的舒服的住進康納斯城里。但過了一會，她忘記恐怖了，安靜的坐着，欣賞那令人舒適的有節奏的船身的顫動，那音樂

般的流水聲響，和她周圍那些陌生面孔。一路上，米拉斯總愛擡起頭。

教堂的樓尖和紅色屋頂，在遠遠的山頭上出現了，矮小的木屋，像吊在石壁上的燕子窩似的，稀稀落落地分布在河岸上。蒙妮迦拉住米拉斯的袖子：「看呵！」她興奮地叫着。「康納斯到了。」

「那不是康納斯，」米拉斯說：「這種房子，別人瞧也不瞧一眼的。等著瞧吧，真正的大城市在後面哩。那時，你的眼睛也要瞧得凸出來的。」

蒙妮迦終於遠遠地看見了隱約的城市輪廓。教堂的尖頂，在空中挺出瘦長身影的煙囪，和聳集在一起的紅色的和白色的建築物，都反映在平靜的水裏，汽船像梭子一樣在河面穿來去。

蒙妮迦做夢也不曾見過這樣稀奇的事物，這樣熱鬧的人羣，這樣花人眼睛的街道和店鋪。她完全陶醉在新奇的事物里，一直頭腦發昏的時候，每一件東西，她都想停住脚步，仔細鑑賞一番——瞧一眼，摸一摸，還要聽一下。

「看呵，看呵，米拉斯！」叫了，手指頭指着一輛過路的汽車，汽車里坐着一位

穿黑色衣服戴高帽子的胖子。「他裏上戴的什麼東西呀？」

朱拉斯趕忙拉一拉他的肩膀。「你千萬別指指點點的，蒙妮迦，這裏是不興這個樣子的呀。那一定是一位國務員。我看見過他們穿那樣的衣服。」

朱拉斯抖起精神，走過去問一位警察，街對面那座大廈是什麼地方，警察客氣地敬了一個舉手禮，然後向他解釋，那就是國會。

「啊，國會？」朱拉斯半信半疑地跟着說了一遍。但警察對他那樣一個樸實的鄉下人的尊敬態度，高興得朱拉斯心頭發癢。

蒙妮迦聽見國會這個名詞的時候，眼睜睜的不懂是什麼意思，朱拉斯頗來倒去地解釋，國會就是老百姓的代表們的會，從前是有皇帝的，但現在是由老百姓推選代表出來管理國家了。從前公布把土地交給農民的就是他們。老百姓選舉自己的代表，但是，假如代表做了對不起老百姓的事，那就叫他們滾蛋！朱拉斯聽到「我們的國會」，「我們的警察」，「我們的銀行」的時候，露出非常得意的樣子，覺得人們都變成了他的朋友，他和別人都平等的。從此以後，他可以任意陶宛當衆演說，沒有一個人干涉

他或侮辱他了。他想到這裏，快活得心都開了花哪。

夫婦兩人贊嘆了一番國會的大廈，正準備離開的時候，朱拉斯忽然想起了這是一個大好機會，讓蒙遜迎看一看老百姓的代表們怎樣制定法律，和怎樣管理土地吧。他們剛進國會大廈的大門，一輛汽車駛來了，一位穿着很高貴的大人物下了汽車，從這對錫巴佬的身邊擦過，一位穿藍色制服的，深深地行了一鞠躬，敞開大門讓他進去。朱拉斯站在那裏，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握在手里的帽子也壓扁了，那位穿藍色制服的向他走來，攔住他的去路，不讓他走大門進去。

「請走左邊，朋友。請走左邊，」他帶一種關照的口吻說。

朱拉斯的勇氣完全消失了。他趕忙走開，蒙遜迎在他後面，費了很大的勁，總算跟上了他的脚步。

前走了一會，他指給她看，那是「我們總統」的住宅，那是一輛馬車。

一隊兵士打從面前走過，朱拉斯又停止了回步，稱贊他們，滿足地抽了一支香

煙。

「喂，看呵，他們一個一個的，都和軍官差不多了！我們那時候，光着腳板打仗。看他們，豪邁，他們才曉得上是我們的兵士呀！」

豪邁迎視光這個城市，總是沒有滿足的時候。她興奮，她好奇，和一個小孩子一樣。

「朱拉斯，」她懇求着，「帶我到公園去吧，領我去瞧一瞧你對講過的鐘錶，和你說那是你生平所看見過的最大的一個教堂吧。看呵，朱拉斯，那是什麼呀？那個青年肩上披着的是什麼東西呀？孩子們爲什麼在鄰兒又跳又叫的？呵，朱拉斯，我真願意在這里長住下去，餓死我都甘心。看呵，多可愛呀，光溜溜的，乾乾淨淨的，沒有灰，也沒有泥……」

豪邁告訴她，他永遠也不想在城市里住家，但間或來看一次影戲。他却反對。豪邁也曾拋棄一切——他們的土地和家——搬到城市里來住。她要把孩子帶到城市里來，孩子會長大的，那時，讓他和別的城市的孩子們一同上學。

「過了半會，他們餓了。他們在公園里一椶椶子上坐下來，豪邁正要揭開食物籃子

一個警察打從那兒經過，客氣地告訴他們，那是不允許的。

「好罷。這里不許，那也不要緊，我想。跟我來，蒙妮迦，」朱拉斯笑嘻嘻地說完這樣的話，他們就動身去找吃東西的地方。

他們找到了一家價錢便宜的小館子，里面幾乎沒有人跡。他們在一個靜悄悄的屋角里找了一張桌子坐下，叫了一壺茶。他們坐在那里老等的時候，女茶房捧着許多夾心麵包從桌子旁邊走過，蒙妮迦閃着眼睛望着。

「想嘗一嘗？」朱拉斯問。

蒙妮迦點了點頭。「你也來一個，朱拉斯。」

「呵，我可不愛這種中看不中吃的東西，給我一點白麵包就夠了。不過，蒙妮迦，你得嘗一嘗夾心麵包的味道。你一定喜歡的，」雷地孩子般地高興着大城市的新奇，身子輕微地擺動着的時候，他撫摸着她的手。

蒙妮迦担心着他們經不住這樣的揮霍，但朱拉斯肯定地說：「如果問或一次的自我享受他們都捨不得，那麼，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

蒙妮迦慢慢吃着夾心麵包，細細地咀嚼，領略那沒有嘗過的味道。

「我的媽呀，真好。瞧，放進嘴里就化了渣。那些城里人，他們才曉得東西的好壞。這裏面一點有巧克力，多甜呀。」

趁著沒人瞧見的時候，他讓朱拉斯也咬了一口。

「是的，我承認味道很好，」朱拉斯批評說。「不過，如果我們糕椪滾也拿這種東西當飯吃，我們早已死光囉，那是橡皮帶束緊肚子的咬文嚼字的人們吃的東西呀！」

蒙妮迦拿了一個夾心麵包放在籃子里，帶回去給孩子吃。但女茶房拿著賬單來了，蒙妮迦嚇得目瞪口呆。

朱拉斯想，一定算錯了賬，但女茶房担保他不會有一點錯。蒙妮迦感覺著最後吞下的那滾口麵包，刺得她的喉嚨發痛。

「三個馬克吃這樣一點東西啊！」生氣都喘不過來了。「唉，家里一隻肥母雞也要不，這許多呀，這又不比水和白糖蒸的麵包強過多少……不，朱拉斯，我們趕快離開這兒罷，要不，我們在這裏等一會，直到他要我們出錢的。」她匆忙地站起來，把

已綻放。籃子裏的東西放了出來。『三個馬克呀！』『簡直受不了。』他們一定把我們腳巴棍當作西瓜的。

『這就是你的都市生活呀！』朱拉斯說完這話，他們就離開了館子，繼續他們的觀光。

朱拉斯看見妻子眼睛裏那種撒與的樣子，安慰他說：

『忘掉那三個馬克吧，錢會迴丁走，我領你去演話劇的我們的戲院。』

朱拉斯和他妻子都不肯聽這話劇，但錢迴丁的表哥，在都市附近住家，曾經聽過一次，回來時講不完的新鮮事——天空，海洋，星星，還有穿綢緞綉像安琪兒似的歌喉，穿的漂亮人物。

『呵，我要看一次話劇，其他的一切都不想了』，當他們穿過鬧騰騰的都市的人羣，走進大戲院的時候，藍流連忘返着。裏面片斷，許多冗雜的問憶就在藍流連心里復活了。戰爭正開始以前，他這一位年青的兵士，被領到斯克爾塞去參加一個教堂節日。那是人生最令人回味的的一樁樂事。別人把他當作一個成年的姑娘款待，那是第一回



。青年人們邀請他跳舞，招待他喝過幾水，還有一個年青人和他接吻，不過，他沒有忘記這一天，主要的還是因為那在寫戲的馬房里舉行的戲劇上演。

朱拉斯看見了一塊票價牌子，知道那天晚上演的星魯濱斯太因的「惡魔」。他算了算兩張戲票要多少錢，告訴費妮迪。

「呵，不，朱拉斯。我們花不起。」費妮迪說。「你需要買一把鐮刀，還要一盞燈……我看，這劇就不是為窮人演的。不要緊，也許以後什麼時候，我們有機會看的。」

朱拉斯知道看劇一定會使她非常高興，所以就造成一個金錢上的洞穴，他也想去買兩張票。但費妮迪拖住他的外套，把他拉了轉來。

「不，朱拉斯，我要生氣的。我們不能那樣毫無浪費，我們還需要許多東西……」

這話刺透了朱拉斯的心，他想，在他的祖國立陶宛，他那曾經為經戰鬥過來的國士裏面，他，和他同一類型的人，連聽一次他們自己的戲劇這樣一點奢樂都達不到。

但他知道這話是對的，他也就沒有堅持自己的主張。他倆手挽手地沿着大街慢慢條斯里地前進，一路一對每一件東西都要看一陣。在一家商店的櫥窗里，他們看見一隻兔子，向空中拋着蘋果，他們還以為那隻兔子是活的；在另外一個櫥窗里，站着一位滑稽的紅鼻子的男人，扇動着兩隻耳朵，手里拿一枝大銅琴。小卡會卡斯看見了該多麼高興呀！再向前走不遠，在一間麵包店的玻璃貨櫃里，他們看見了一個大麵包，驚疑着；還不知道需要好大一個爐灶才烤得成這樣大的麵包啊。

接近黃昏時候，街頭，店里，燈光都明亮了，空氣里飄蕩着歌聲和笑聲，夜的都市，皆天格外動人。

俱樂部疲倦了，這的腿走得酸溜溜的。鵝笨重地吊着丈夫的胳膊，昏迷地向前拖着脚步。行人們帶着尋開心的心情，瞧着這對從鄉下來的夫婦，輕腳輕爪地向前走，彷彿打從一塊播了花種的草地上走過似的。

他們在城里的舊街上，找到了一家棧房，那兒，他們付了公道的房錢，住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天剛發白，朱拉斯就被馬蹄踏在天井里的圓石子上發出來的響聲吵

醒了。他喚起斐妮加，吃了一頓價錢不貴的早飯，他們就出去找醫生。

他們來得太早，等了好半天，醫生的診病室才開了門，斐妮加被請到里面去了。

一會她從里面出來的時候，她臉色發青，眼淚遺留在兩隻眼角里。

「怎麼回事呀？」朱拉斯立起身來迎接她，不安地問着，「難道他勸你開刀？」

「呵，朱拉斯，」斐妮加不理他的問話，說。「他要了我許多錢，但他不好好替我診脈。我把我的傷痛地方指給他，他瞧也不瞧一眼，他拿一根木頭管子貼住我的胸膛，老叫我呼吸……我告訴他那不是我的傷痛地方，他總那句話：安靜點，當我告訴他我在懷孕期間曾經打過胎的時候，他說，像我這樣的女人，應當坐牢才對。他說，我沒有資格做媽媽。我哭了。我傷心他這句話，這是他找補的兩個馬克。」

「他還說什麼沒有？」

「他說，我不應做辛苦的工作，我的神經已經有了毛病，我應該吃鰵魚，乳酪，和這一類的東西……他都寫在這兒的，我就不信他也診斷得出我害的是什麼病。他還只是一個沒有長鬍子的年青小伙子呀。」

他們吃了中飯，就去辦他們的正當事情，他們買好鑊刀和其他必需的東西，時間已是不早了。泰拉斯還想領他的妻子去看都市的風光，但是不願聽他的話。

「不，不。我們趕緊離開這兒吧，蒙施迦早已忘記了要在都市裏長久住家的期望。我不想再在這裏多停留一會了。他們要的就是你的錢。那個醫生，那其他的一些人，都是搶劫窮人的強盜。頂好不要把腳踏踏到這裏來，有一麼好處呢，看見有錢的人們一天到晚不做一點事情，生活過得像皇帝差不多，那只有時你心裏又是羨慕又是生氣的。不必了，去拉那，這些商店，這些舖面，都不是給我們這種人看的。我們回家去罷！」

露程的準備，他們沒有花費多大工夫。他們決意步行，因為錢已經花光了。自然，步行當天趕不到，但又有什麼法子可想呢，也許路上會碰見一個做好事的人，幫助他們一點盤川。

他們穿過大街，走到城外去了，那裏，街道換成了田野和阡陌。他們盡又呼吸到新鮮的空氣，感覺到涼悠悠的微風吹打著他們的面孔，他們的眼睛又看見了蔥鬱的幸福的一線油油的草地，他們的心裏也輕鬆了。

一會之後，他們坐在路邊，脫掉了鞋子。朱拉斯把他的鞋用帶子束起來，背在自己肩上市，都市的屋頂和窗戶，還隱約地認得清楚，他們背靠着藍色的天際，襯托出一幅幅的半面黑影，但這些，在這兩位旅行人的眼裏，早已變得朦朧和遙遠，而且一會工夫，全消逝在山巒和樹林的後面。山脚下，在蜿蜒着清澈的河水的山谷里，杜鵑一聲聲的啼叫着，喚起了夫妻倆重新回到了家的感覺。

他們倦極了，腳也走疼了，躺在草地上，喝着清亮冷冰的溪水，朱拉斯抱着蒙妮迦從水里走過去，看見他臉上又現出了紅潤的顏色，心里說不出的高興。

「呵，朱拉斯，看見了綠油油的田野，看見了牛和農夫，心裏多舒服呀，」他她快活地嘆了一口氣。「這只不過一天的時間，但彷彿已經許久許久了似的……」

## 九

收獲紅薯的時候，蒙妮迦的第二個孩子出世了。她希望生一個女孩，但朱拉斯勝利

了，生的又是一個兒子。他們替他取了一個名字叫魯魯卡斯。

魯魯卡斯滿九個月的時候，老加爾瑪拉太太從醫院裏回來了，生了一個女兒。但這位貴族夫人病了，醫生成了他們家里的家常客人。

夏天的一個早晨，蒙妮加正忙着餵她小兒子的奶，朱拉斯從貴族家里回來，露出垂頭喪氣的樣子。蒙妮加馬上明白了，一定又有什麼事壓在他的心頭。果然，他繞着天井轉了幾圈之後，走進屋來挨着她坐下。

「蒙妮加，我好久就想告訴你一樁事情了，一直沒說……：……：……加爾瑪拉和他的太太想請你到他們那兒去。我簡直不曉得怎樣推辭才好。也許你有本事能夠應付過去的？他們說，只要你同意，我們欠他們的債今年可以不還，而且還給孩子幾套衣服。這幾天，加爾瑪拉說的話和做的事都甜甜的，每天他都來看我，向我問候早安，叮囑我不要性急，什麼事都寬些，而且還我請抽香煙，我就有些懷疑，又要什麼花樣。」

「那麼，他倒底要做什麼呀？」

「聽我說，蒙妮加，我拚死拚活地拒絕他，我敢賭咒，我拒絕過。我說，你身體不

大健康，你做不了這種事情。『不要緊，』他說：『我們請醫生來，他會替這醫好的，不要你們花一個銅板。你和你妻子商量一下，再來告訴我。』我又對他說，我們自己有兩個孩子，把他們丟給誰呢，尤其是小的一個。第一天，他沒話可說，走了。今天，他又來了。『讓這把兩個孩子都帶來，』他說，『他們可以住在我這裏，我們有房間給他們住……』

「他們究竟要什麼呀，朱拉斯？對我胡說吧。做做好事喲！」

「夫人病了，醫生說，她千萬不要自己餵奶。他們到康納斯物色過奶媽，但他們不願僱一個異鄉人。所以他們要請你去餵奶……」

「呵，朱拉斯，難道我們一定得把身子和靈魂一齊出賣給那位貴族！」蒙妮迦哭叫著，「憑什麼要我丟了自己的孩子去餵他們孩子的奶呀？不，告訴他們，我不幹。」

「你說得對，我明天就告訴他們。我說，你的孩子已經沒有奶吃了，因為奶水不夠。你的話是對的。我壓根兒就討厭他這主意！」

第二天，朱拉斯打算帶着他們的決定到貴族家里去，他們正吃着午飯，一匹馬在窗

外嘶啞了，他們看見了加爾瑪拉從車子跳下來。夫妻兩人驚愕地互相呆望了一會，聚烟  
迴趕緊站起來，收拾了桌上的杯碟，心里正亂得不知道對他說什麼才好的時候，客人  
已經走到門口了。

加爾瑪拉進了屋子，就親熱地問候他們，他悠閒地談了一會天氣，又扯到目前需要  
多量的雨水，然後把一瓶蜂蜜放在桌上，給卡舍卡斯一塊餅乾，又拿出一個小紙包，塞  
在嬰孩的搖籃里。他還說，一點點禮物，送你太太的。之後，他問朱拉斯爲什麼剩下這  
許多土坤不種東西，他爲什麼不種點蔬菜。朱拉斯趕忙解釋，因爲他妻子忙着照顧小孩  
，沒有多的工夫，只種了一畝白菜。

「你是知道的，搭魯蒂斯，在來這裏的路上，我想起了，你要是有一個花園，那該  
多好呀。那里真是一塊種樹子的好地方！」加爾瑪拉指着窗前那片空地說。「你是經營  
花園的能手，我是知道的。」

「但是，經營這樣的東西，先得有本錢呵，老爺……」朱拉斯這些話，是要提  
醒加爾瑪拉回憶起從前答應給他一點樹秧子的事。他是有一大林樹秧子的。



加爾瑪拉彷彿猜着了他的心事，他倒說，只要替他挖完花園里的樹坑，到了秋季，儘想要多少樹秧，就給他那裏多少樹秧。

蒙諾迦不知道該當怎樣感謝主人的禮物和允諾才是。她說，總無論如何要替他做幾天來償還的。但加爾瑪拉不答應煮樹秧子也要他制償還。他不是種來賣錢的……

加爾瑪拉最後才說出他來訪的意思，明白地問蒙諾迦是不是答應領他女兒的奶，蒙諾迦毫不遲疑地答應了。加爾瑪拉的慷慨，他那誠懇的態度，把泡永不踏進貴族家里一步的決心遺忘得一乾二淨。當天，加爾瑪拉就帶着她走了。

泡在邊塊土地上，在每塊草場里，在這些悲慘的現在已變做倉庫和馬房用的矮屋子裏，蒙諾迦滑過許多對腰駝背地工作的艱苦歲月。這兒，她葬了她的爸爸，這兒，她遭愛過七嘴八舌的人，懷着惡意譏笑她初戀的果實的痛苦；這兒，她曾經捕獲得想自殺。看見這個地方，一串串的酸痛的回憶，火山似的爆發了。除了對這個地方的憎恨，和一些不能拒絕的不愉快的聯想之外，蒙諾迦帶着誇人的驕傲，內心里緊記着拒絕接受任何

一種分而裹着仁慈的糖衣的恩惠。當他倆剛在自己的土地上興家的時候，他想到他們以後就獨立自由了，那時多麼高興呵！自己節省點，就過窮日子也好，只要不做貴族的奴隸就夠了。但是，他們的新的生活，從開頭就一天一天地更加依賴着貴族，誰也沒有覺察出來。開頭時借的債，不斷的增大，爲了要掙脫這筆債務，他們把氣力和勞動全交付給了主人，只有從夜間搶出幾個鐘頭來做他們自己的一大堆工作。

## 十

每天，蒙妮迦跟隨着東方的發白就起床，餵好了牛，煮好了早飯，就忙着到貴族家去，留下朱拉斯和兩個孩子熟睡在那兒。一想到她剝奪了自己孩子的奶去餵別人家的孩子，她就像遭了鞭撻似的覺得心。疼但又有什麼法子呢。吃飯的時候，她匆匆地回到家裏，趕着煮飯，洗衣服，晚上，又看見她在貴族家裏了。

蒙妮迦慢慢地改變了性情：她那累了奶子鼓起了青筋，眼眶也陷回了。那個管家

女兒，似乎吸掉了她的精力和青春。

「那個鬼東西似乎吸的不是我的奶，他在喝我的血呀，」一天，她傷心地說。「今天那位太太又向我搗麻煩了。她在搗我的錯。誰告訴她說，我常常儉餓自己孩子的奶。

「唔，唔，」她咆哮着。「你幹的事，我都知道。你不是答應我們不幹這種事情麼？聽着，你這年青的女人，如果我的彼露塔有了三病兩痛的話，我曉得這過失應該落在誰身上的。」我感覺到彷彿她在我臉上刮了一個耳光似的難過。「什麼三病兩痛呀？」我說。我恨不得一爪把那隻婊子眼睛抓出來。「不許你急，安靜些，奶急乾了算誰的？」她說。真他媽的一條豬，把我們當狗一樣。呵，宋拉斯，我們要是能夠不跟他們在一起過日子，那長多好呀……」

一天，一禮拜，一個月，日子就這樣溜過去，後面留下一坑一油的汗和淚，每次日出，都給荒蕪的名叫「紅村」的這片原野，帶來了新的憂愁和艱苦。

收穫的季節到了，穀粒一顆顆地全貯藏起來，晒乾簸淨之後，總是認識舊路的呵，塗跑進貴族，債主，放印子錢的，和牧師們的倉庫里面去哪，那些用額頭上的汗來灌溉

穀物的人們呢，只落得掉頭那麼大一點。

今年是一「紅村」和隣近村子的一個荒年。初春時節暖和一些，天氣變暖了，隨即都是一陣一陣的暴風雨，還夾着冰雹，摧毀了全區的冬季收成。農人們把希望擱在春季的大麥和紅薯上面，托賴着老天爺，但是，整個夏季的後半段時間，這塊土地上偏又籠罩着烏雲，一會又是一陣大雨，早已潮濕得發霉的泥土，加更潮濕。陽光，許久不見一次面，就是露出臉來，還沒等晒乾黑淋淋的田野，又跟着好幾天的大雨，淹埋了快要收穫的莊稼。

東成小把子的秣草，到處漂浮在水潭里；農民們把牠們從水潭里鈎出來，放到庫房去晾乾。早霜咬壞了麥粒，得不到成熟的機會。正當收穫的期間，接連三天早晨，田野全披上了白霜，真是一個大劫難，從那年大饑荒起就沒有降臨過的大劫難。

新近安家的人和窮得可憐的莊稼漢子，他們的最後一點儲蓄，都吃得乾乾淨淨的，只好賣他們的牛，賣他們的羊毛和棉紗。

霜開始得太早，受了摧殘的沒有收穫的麥粒，已經在麥桿上腐爛，但還讓牠立在那

兒，給牛馬踏路。許多農民又在耕種他們的土地，因為他們害怕，春一過去，他們的馬說不定也要賣掉的。

他們挖出一半埋在水泥裏的紅薯，又從水泥裏找來壞了大半的蔬菜，煮成各種泥醬似的食物，填塞他們的肚子，弄得他們都懷着可怕的病似的。

只有那些比較有錢的或節儉的農民，他們有前一年剩下來貯儲着才有得米和麵粉吃。

剛下第一次雪的時候，找不到餵牲口的草料，連畜牲自己也營養不良。寒冷的痛苦感受最深的窮苦農民們，一齊拿出他們僅有的稻草，將他們的馬配上馬鞍，出發到遠方高上的村子里去求乞或告借。但是，麵包的缺乏，那兒都是一樣。

秋天回轉故鄉來的時候，「紅村」的農民們，拉下房頂上的稻草，砍成短截，當作牲口的食糧；夜間，貧農們在森林里到處行劫，只要他們找得到的東西，都偷來延續他們的牛和馬的生命。

彷彿還嫌他們的苦受得不夠似的，政府又派來了許多看守森林的人，專門防範偷樹

的人私自走進國家的樹林裏面去，窮苦的農民們，誰要落在他們手里，誰就該當個  
霉。

嚴冬的冰霜，帶着一副殘酷的迅速的姿態，突然降臨到農民們身上來，他們買不起  
柴火溫暖屋子，只好折掉圍牆和井邊的木椿來做柴燒。在那些日子里，在「紅村」的週  
圍，到處都是一片淒慘，荒涼的景象，那是一個遭了洗劫，被人遺棄的村子啊。

## 十一

塔魯蒂斯家里，也早叫苦連天的。起初是小兒子生病，小兒子病剛復原，卡舍卡顯  
又病倒了。蒙納迦和朱拉斯的臉：一天比一天蒼白，身子一天比一天消瘦了。整個慢長  
的嚴冬，每天早晨天剛亮朱拉斯就起床，眼睛還沒睡醒，就趕到貴族家去，替他從森林  
里裝運木料，算是償還向加爾瑪拉借來的裸麥和大麥的債務。春天，人工賤得很，鄰村  
的農民，成羣結隊地擁到莊上來，任何笨重工作他們都願意做，也不要一點報酬。爲了

報答麥種和少數貴錢的恩惠，他們有的答應加爾瑪拉再來幫忙，有的願意把自己的兒女出租到莊上來工作；那時麵粉的價格正在飛漲，但加爾瑪拉精明鬼，一季的工作，他約定的工錢是——一雙鞋，一件亞麻布衣料，三升麥子或紅薯。當村管理處正在組織一個委員會，幫助新近安家的農民，照最低的價格把麥種授給他們的時候，加爾瑪拉搶先就把麥種分配給農民了。要是他自己貯存的麥種不夠，他就到市上去大批收買回來，一斗一升地分配給那些答應在秋季加倍還他的農民。

「爲什麼要找委員會呢？你們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從我這裡得到手呵。」他對農民們說這話的時候，裝出一副假慈悲的面孔。

但在他的最親近的朋友圈子里，他的話又說得不同了：

「他們分得了田地，但他們的日子是不會好過的。在他們當佃農的時候，他們是難要維持足夠的生活的，但現在，我可以拿手里的鞭子驅使他們了。」

農民們跑到貴族家來，借錢，借種子，同意這位管家的重利盤剝的條件，一句抱怨話也沒有。但等到秋季到來，他們不得不把那並十分豐富的收穫全部交出，有時還逼得

要另外賣牛賣馬還債的時候，他們才開始咕嚕了。

「加爾瑪拉那傢伙真不夠朋友。他在我們頸項上已經套好了一個活結，那個布爾喬亞的豬羅！」

這些年頭，拿農民來說，是饑荒的年頭，但拿加爾瑪拉和他這一類人來說，反而變成最有海氣的年頭了。如果他高興的話，他是有本學強迫年青人不要代償替他作工，逼農民們還債，向法院提起訴訟，控告那些心里咕嚕着的人們的。但加爾瑪拉太好險了。

「不要緊，他……你有的時候，再還我吧。你和你妻子明天到我那兒去，白天在莊上做工。我們以後再來算這筆賬吧……」

連年歉收的第二年，加爾瑪拉和其他的富農從農民們的土地裏搶來了第五或第六次收穫。加爾瑪拉種了三百個「阿爾」那麼大一塊土地的果樹，還在莊上開辦了一家牛奶場，吸盡了村民們哺育孩子和小牛的熱烘烘的鮮奶。牛奶被攪成了牛油，再壓製成圓形的奶油餅乾，餅乾的表面，染着紅色，和復活節的雞蛋差不多。

「那還不是個樣子嗎？加爾瑪拉製造的雖然是乳酪，但那是我們吃的牛奶呀！」



農民們一面抱怨着，一面又似乎歡喜着這個可以多得幾枚銅板的機會。

義勇軍穿着草綠色的制服，從前綫或者結隊地回到家鄉來，天空里飄響着自由的歌  
唱，從都市回來的人們，嘴裏嚷着：「由耕種的人自己來分配土地呀！打倒地主呀！」  
這彷彿已經變成許多年前的事了似的。那些日子，消逝得多麼遙遠了呀，靠時候，新的  
思想鼓舞着他們，每天見面的土地露出遼闊和誘惑的樣子，少數有點自尊心的農民都  
終於在地主和官吏的面前低頭。「公民」這個鮮艷的名詞，也就在那些日子裏，第一次  
鑽進了他們的耳朵。但是，爲自由的鬥爭，並不會戰鬥到底，新興的地主又爬起來了。  
在這新興的地主面前，農民們又一天一天地彎曲了他們的腰身。新的法令喚起的，自然  
是他們自己的上層階級，新的人物嘴邊掛着新的自由，剝削別的勞動來肥自己。

新的農民和窮苦的莊稼漢，迷惘了自由的真正意義，馬上又開始向新興的地主們低  
下了頭，正好像在他們鬪爭得來的土地上彎腰跪背的一樣。

有一段時期，農民們陸續搬家到南美洲去。他們丟下了一切——他們的土地，他們的，還有他們的朋友——收拾起他們所僅有的一點東西，向海洋那邊的大陸跋涉。沙爾曼合區的許多族人，已經沒有了奮鬥的心腸，連年的歉收，勇氣也消失乾了，只好賣掉他們那一點點家產，準備離開這里。

聖保羅，里俄·特·加侖略這一類奇怪而陌生的字眼，開始在「紅村」農民們的談話里出現……遼遠的地方名字和都市名字，復活了他們對愉快而舒適的生活的希冀。老頭子們是討厭跑到這樣遠的地方去重新找生活的，他們想盡方法恐嚇他們的兒女，講了許多關於可怕的蛇呀，熱得透不過氣呀，有嚇人的蟲子呀一類的故事。但是，什麼東西也拉不轉他們。一旦清醒了的時候，渴望幸福的火焰，並不是那麼容易撲滅得了的。

窮的農民，復員的兵士，不再夢幻着他們爲地而戰鬥過來的新的生活了，令人絕望的貧窮和債務，耗盡了他們的精力，也灰冷了他們的雄心，一張一張的契約將他們和土地捆綁在一起，現在他們只好把農場交給他們的兄弟和姐妹，或是想別的方法，使他們和土地撒手，而今，土地已經成了他們頭頂上的磨石。

「我們也走吧，朱拉斯，」蒙妮迦催她的丈夫，「你是看見的，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我們從來沒有吃飽過。」

塔魯蒂斯聽見週圍的人全都嚷着同樣的話。這些話深深地刺傷了他的心。但他認清了他那種處境的沒有希望，他便悶着頭準備交還土地給加爾瑪拉，不向蒙妮迦說什麼，也不向他鄰居說什麼。一切契據他都準備好了，但到了最後的一瞬間，他又改變了主意。他心里這才輕鬆了些，彷彿從他肩上取一下了個重的負荷似的。

「蒙妮迦成天向我囑咐着阿根廷這樣和阿根廷那樣的。把我的頭都稱昏了。我抱怨幾句，我倒不在乎，但加爾瑪拉是不會接收我的土地的呀。」

他的妻子和鄰居想方設法要說服他的頑固。但朱拉斯的心腸是鐵錐的，而且，農

民們在第三屆國會選舉的勝利，更加堅定了他的主張。

## 十二

那年秋天，沙爾曼台區派了戴佛里沙斯做代表，去參加第三屆國會，戴佛里沙斯穿着木板鞋和工作服到都市去的，沒有一個人懷疑他肩負的使命。他手上掛一隻籃子，籃子里裝了半塊麵包和一束農民們提出來的訴苦，呈請，質問一類的文件。

他動身的時候，沙爾曼台區的農民，從心底吐出了一口有輕鬆之感的怨氣；現在，他們有人保護他們的利益了。

## 十四

聖誕節前一天，傳來了許多驚人的政府被推翻了的消息。這消息來得像晴天的一個

震。團頭的時侯，這些語言是互相矛盾的。有的說，一個名叫瓦爾·瑪拉斯的教授解散了國會，刺殺了總統；有的說，德國軍隊佔領了康納斯。朱拉斯拿起他的手槍，匆忙地趕到鎮上去，和別的退伍軍人一道在那裏逗留了三天，等候着命令。命令倒是下來了，但那是新的政權當局發下來的法令大綱，叫人民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反抗是要遭受無情的武力彈壓的。

塔魯蒂斯等沉地來回走着，不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新政府發出來的小冊子說，老百姓已經從布爾塞維克的混亂狀態里得救了，從前那個政府就是領導他們朝着混亂方向走的，這說，全國的治安和秩序都已恢復。

沒有多久，戴佛里沙斯·彼特洛尼斯回到「紅村」來了，據他說，民主和自由已經遭了禁止。朱拉斯覺得針刺一般難過，好像他心愛的一隻動物，在他眼前遭了殺害一樣。不過，他仍舊掙扎着活出快活樣子，向農民們打氣，說要帶着他的隊伍為民主而奮鬥。但是，他卻不如人意的處境，苦澀和艾葉一樣。

新春又來了，朱拉斯的倉庫也空了。靠了親戚和鄰居的幫助，他勉強沒有挨餓。他

不到萬不得已，就不朝莊上走。那兒，雖然可以立刻拿到他所需要的東西，但要付兩倍代價。

加爾馬拉碰見朱拉斯，總要謙虛地詢問一番他家裏的情形，裝出關心朱拉斯的事情的樣子。這花費了朱拉斯好些工夫，才猜出他這樣關心的理由。春季到來的時候，他向加爾馬拉求借種子，這位管家答應塔魯蒂斯，如果他肯送他大兒子去莊上照料牛和鷄的話，就接受他的請求。最後，加爾瑪拉提議，他們都是鄰居，在星期天和休假日。孩子可以回到家里去。他不必很早起床，他只是在他拿大的收人忙不過來的時候幫助一下。事實上，加爾瑪拉相信着：這個孩子足夠担任這項工作的。

塔魯蒂斯不贊成，他諷卡舍卡斯年紀太輕，照顧不了這麼大一羣牲口。此外，朱拉斯還想叫他跟着達烏巴的兒子——一個研究生，他答應教他——學習認字哩。

但加爾瑪拉繼續說服他。在那裡，一定有充分時間讓孩子讀書的，他堅持着。況且，他讀書有啥用呢？只有使他驕傲，妄想爬高地位。不，這孩子頂好讓他養成靠工作吃飯的習慣。如果每個人都去讀書，誰做地上的活路呢？

這一席談話，塔魯蒂斯的心頭，感到了一陣陣的憤怒直湧。

「那些話全是很對的，不過，你却把「你的」孩子們送進了高等學堂，我曉得。都是人，誰又甘願當不識字的瞎眼瞎子呀。」

加爾瑪拉知道刺傷了塔魯蒂斯的心。

「呵，我的孩子們才被糟踏夠了哩！」他說。

「你教育孩子，並不糟踏他們。有的心想教育他們還做不到哩。我的孩子很想讀書，說不定將來他會成功一個人物的，他倒算得是一個精明的娃兒。」

但加爾瑪拉並不是反對就可以了事的。和塔魯蒂斯爭論，要做父母的人得點好處，只有讓孩子到貴族家里去做一年或兩年的工。現在這種世道，僱傭工人真是沒有一個好的，他訴着苦。他們全都壞透哪；布爾塞維克，他們都是。他們一天只做八小時的工作，另外還要要求放假。誰聽見過這種荒唐的說法呀！難道沒有拿飯給他們吃，拿衣服給他們穿？那麼，他們還想怎樣呢？

塔魯蒂斯默默地聽着，心里想着：對的，我的好先生，我知道你心里的算盤，好吧

。你以為你高興怎樣就可以怎麼處置我的孩子的。

加爾瑪拉，彷彿猜中了他的心事，趕緊補上幾句：「至於我和你呢，自然，情形又不同。我們是鄰居。我可以告訴你。如果孩子不喜歡這種事情，他只要多做些日子，習慣了就好了的。至於讀書問題，你放心。我就要替我那年輕的孩子請一位教師，他可以一起教你的孩子。」

聽清了反抗的沒有用處，知道了和加爾瑪拉做敵人自己也經受不起，所以，塔魯蒂斯決定把卡舍卡斯送到莊上去做活路。

## 十五

十月的開頭，全是和暖而舒適的日子。泥土還沒有把上月的雨水完全吸收，到處都留着泥潭。夜里明亮得和初春的夜一樣，只是缺少了夜鶯的歌唱，影響了這幅景色的完整，早上，一層濃霧遮沒了田野；中午，他又變成一道一道的密集的白色，豎遍了萊孟



山谷，傍晚，一陣暖風才吹刮得乾乾淨淨的。

蜘蛛在和暖的秋陽下面曝晒着陽光，撥着牠們的絲網；一陣輕快的殘夏的風來，又把牠們的絲網刮得了無痕跡。

空氣溫柔而清爽，雀鳥們在稀疏的樹林里婉轉輕唱。

忽然，一陣嘈雜的馬蹄聲，打破了這片寧謐。一匹馬揚起一道灰塵，顯着到「紅村」的下坡路奔馳，騎馬的人使勁地鞭趕着。

在自己圍欄里做活的林庫斯，抬起頭來對着這聲響發楞，難道是警察？他心里一想出了一身冷汗。因為一個農人，不管他的良心多麼清白，只要瞧見了警察的影子，心里免不了要七上八下的。

騎馬的人沒有穿制服，林庫斯才輕鬆地換了一口氣。

騎馬的人走過，這兒，才掉轉方向朝着塔魯帶斯的農場，放慢脚步，不再飛奔。林庫斯受了好奇心的驅使，停下活路，倚着圍牆，看究竟要發生什麼事情。

他瞧着騎馬的人進了塔魯帶斯的天井，跳下馬背，消失在茅房里。一會，從屋子裏跑

出來一位女人——無疑是蒙妮迦——一個男的跟在後面。林庫斯看得清楚，天井里有三四個人影子。之後，他瞧着騎馬的人又跨上馬背，朝着鎮上那個方向飛也似的馳走了。

「那邊到底出了什麼事情呀？」林庫斯看見塔魯蒂斯和他妻子匆忙地趕着路，後面還搖搖擺擺地跟着他們的小兒子的時候，他這樣問他的老婆。

「斯大沙斯，」林庫斯喊着正從路上跑來的他的大兒子。「你曉不曉得塔魯蒂斯家里出了什麼岔子嗎？他們跑到莊上幹啥？」

斯大沙斯沒有馬上答應。但當他走攏一點的時候，他父母親才看出了他正興奮得不得了。他短促地呼吸着，俏皮的頭髮披散在他的眼前。

「他們的卡舍卡斯被殺死了。」

「什麼！」

「他還沒有斷氣。但他們都說沒有希望了。他現在躺在莊子前面剩了一口氣……」

「呵，可憐的小傢伙！」

「事情的經過是怎樣的，誰殺的他？講吧，孩子！講給我們聽！」

「一根木棒朝着他倒下來。壓住了他的頭……」斯大沙斯氣噎噎地解釋說

「天哪！」他母親搓着手，哭了。「蒙妮迦怎麼受得了呀？可憐的婦人！我們認識塔魯蒂斯這樣久了，彷彿丟了我們自己的孩子似的。可憐的蒙妮迦，可憐的朱拉斯！」

「怕沒有他們說的那樣利害吧！噯，斯大沙斯？事情發生，是不是你親眼看見的？」

「不是。我和烏林斯卡斯正在樹林里找硬壳果子，在他們那裏吃開飯的那個人，就是偷我們砍的柴的那個傢伙，告訴我們這種事情。我們跑到出事的地方，遍處都是血！」

「他們爲啥要把他僱傭給加爾瑪拉呀？那條豬，出了任何事他也不管的。謝天謝地，我們幸好沒有讓自己的孩子去。想不到的事都可能發生的。唉，朱拉斯還要教這個孩子讀書寫字哩。」

剛才薇妮迦正在縫補衣服的時候，一個報信人從莊上送來了這個可怕的消息。她，就像剛才麻敘述的那樣，衝到屋子外面來，手裏緊握住一捲棉綫。

他們把卡舍卡斯安置在僕人房間的樓梯上。他的頭纏着濕布，亂蓬蓬的頭髮上凝結着血塊。眼珠陷進了眼窩，看不見了。他媽媽彎下身子去看孩子的時候，他似乎不認識的樣子。親眼看見這意外的人們告訴木拉斯，木棒倒下來時候，卡舍卡斯大聲地尖叫了一聲，跟着就靜悄悄的了。天老爺也許會保佑他的。如果斷了的骨頭沒有傷着腦筋的話，他還可以活轉來。但是他的血滴得太多了。恐怕……

「那是一個好的現象呀。讓惡血流出來，那是好的。記得在戰前……」一個工人欣慰地還沒說完這話，薇妮迦的哭叫聲打斷了他。

「卡舍卡斯呀，我的寶貝呀，難道你不認識我了嗎？卡舍卡斯呀，媽媽在這里呀。」

她亂摸著粘在孩子頭上的粗布綑帶。

「他們該害了我這孩子呀！他們害死了卡舍卡斯呀！」這位婦人麻木地翻來覆去的閉着，她的眼睛蒙上了一層憂鬱的霧。

二兒子圓睜着恐懼的眼睛，呆看着他爸爸媽媽，呆看着彎下身子正在瞧那靜臥在樓梯上的他哥哥的人羣，他突然放聲大哭了。

正在這個時候，報信人從村子裏回來。告訴這對父母：醫生馬上就到了。這對父母親少微感到一點安慰。他們都覺得，只有他才救得活他們的孩子。隔不了一會功夫，就有一個人跑到大門口去，焦急的望着大路。朱拉斯軟軟地坐在病孩子身邊，把卡舍卡斯的小手握在自己的次手掌裏，詛咒着醫生的遲緩。

加爾瑪拉進來了。他翻起床，身上還帶着香皂的香氣。一顆貴重的寶石，從他手指上戴着的戒指上射出光芒，當他走過來探問卡舍卡斯的情形時，他裝出一副焦急不安的樣子。

加爾瑪拉担保這對父母，說，從前也有過這樣的事情，結果，病人完全獲了源。他簡直把這件事件看得太容易。

醫生隔了許久才來了，孩子大燒大熱的，拚死拚活地要揭掉頭部的繃帶。永拉斯被牠縮下去。醫生，一位近視眼的老頭子，洗了洗傷口，又把頭包扎起來。他說，萬一發燒得厲害的話，還是把孩子送到康納斯的舟。

拿村子里的老百姓來說，請一位醫生已經是超過他們能力以外的一種奢侈了。他們一般的習俗，生了孩子，患了病痛，就聽憑他死亡，不給一點的人為的援助。從搖籃到坟墓，牧師的陰影一直跟着他們的腳跟。他們相信太空裏還有一位主宰風雨和飢荒的、鐵面無私的神靈。

是黃昏時候了，但他們還沒有點燈。開水壺在火爐上歌唱，火已快熄滅了，只間或發出一兩點星光般的火焰。

卡舍卡斯痛苦地掙扎着。他突然伸出手來抓他那疼痛的頭，彷彿他要抓住那看不見的快要劈開他的頭的東西似的。

「卡舍卡斯，怎麼回事呀，孩子。」

屋子裏非常寂靜，那被愛傷磨折得坐臥不寧的父親，聽得出病孩子的心臟在跳動。

感熱了的向日葵打着窗戶，就像一個走長途的人，迷失了路，叩門求宿。

「爸爸，我怕呀！我不要到加爾瑪拉那裏去！那隻大蜘蛛在那兒做時呀。爸爸，打牠！看呵，着火哪！」

「什麼東西着火了，乖乖？」

孩子似乎睡着了。但一會工夫，他又像放連珠砲似的說起話來。眼睛也不睜開。

「媽，媽媽，抓住他們，抓住他們呀！」

「抓住什麼，乖寶寶？」

「瞧，我給你帶來了好些栗子，都掉在地上去了，遍地板都是。」

「卡舍卡斯，乖乖兒，你做夢了……」

他的頭起了一陣涼癢，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搖擺着的樣子。蒙妮迦坐在床脚，傷心得一動也不動。許久沒有說話的聲音。

孩子睜着眼睛，釘住天花板。恐懼攔住了蒙妮加，以前在他孩子臉上，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表情。

「朱拉斯，快點來，」他叫着，「我受不了……」

孩子似乎沒氣了。父母親彎下身子去看，他們的最後希望也消失了。他的臉龐垂拉着。眼珠也失掉了光芒。

朱拉斯向他講話，但孩子只喊出幾聲沒有意義的叫聲，朱拉斯便離開床邊，慢拖着脚步向屋子外面的黑暗裏走了。

他胸前感覺到一陣窒息的疼痛。他到外面去了。天空並不十分黑暗，星星到處閃着眼睛，一陣陣的微風吹撲過來；他吹皺起草浪，撲彎了樹苗，又一跳一跳地奔向田野去了。寂靜籠罩了一切；這些雀鳥們遠走高飛以後的晚秋時節，鄉間所特有的一種神秘的寂靜。

朱拉斯跑到鄰居魯科舒斯家里去了。他在戰爭的時候，曾經在一個醫院里服務過。魯科舒斯勸他把孩子帶到康納斯去。你壓根兒就不懂這些；孩子也許轉變成腦膜炎，或者腦出血這一類病症了。

朱拉斯從這家跑到那家，把隣居們全鬧醒了。他們都來幫助他的心，但他們的能力



實在太有限了。琳庫羅妮從衣袋里摸出十個「黑特」，全部給了他。她剛賣了一點棉絨。那就是她的全部所有，但她一定要他都拿去。她還答應給孩子一點布料。達烏巴願意借馬和車子給他用。他們本來可以搭船，但要在那裏等船等到天亮，實在太不保險。夜間，說不定就會出什麼毛病的。不知道是誰，想起了一句古老的有效驗的安慰人的話，說：「如果那是天老爺的意思，聽憑你怎樣也救他不轉來的。但是，如果他命不該死，那怕他身上，只剩一滴血呢，他也能夠從死里把命拖出來。」

這次出門，錢實在不夠得很。村子里再也找不出一個有錢捐助的人了。朱拉斯找不到第二個人，只得跑到貴族家里去，但是，一想起向加爾瑪拉、向那摧毀他孩子生命的人借錢，就激起他心頭的憤怒。

燈光從貴族家的窗洞裏透出來。朱拉斯跑進天井，黑夜裏也不知道撞着的是誰。

「老爺在家麼？」

也不等答話，他衝上了石梯，踢翻了一隻花盆，砰的一聲跌在地上，粉碎成千萬塊碎片。他敲着門，沒有人理睬。也許他們早醒哪。一會，他聽見了歌曲的聲音，那是從

客廳裏傳出來的。

塔魯蒂斯走進屋子的時候，加爾瑪拉正在修理他的無線電收音機。

「呵，塔魯蒂斯，是你！」他一面說話，一面繼續彈動着收音機的把手，「病人這會怎麼樣了？」這時候，一陣歌唱的聲音突然鑽進這間屋子，那是從米爾或巴黎播來的一幕歌劇。

「你說什麼？康納斯？對的，當然當然，越快越好。但我總認為那病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危險。」

歌唱的聲音消沉了，但從加爾瑪拉的手指頭下面，又傳來了一陣溫暖的聲音，那是一個女人伴着梵臨鈴在歌唱。

「錢？一定給你，你要多少給多少！只是，不巧得很，今天我那女兒到音樂補習學校去，我把錢都給光了。如果你明天來，我一定盡力張羅一點。稍等一會！」跟着那爾瑪拉就離開了這間屋子。

幾分鐘以後，朱拉斯又順着路跑回來了，兩隻手把帽子壓成一團，嘴里輕輕地粗魯

地自語自語着：

「真他媽的一條狠心狠腸的豬！」

他詛咒自己剛才爲什麼不硬起心腸，手就把那三個「里特」對準加爾瑪拉的臉擲回去，爲什麼不緊扼住他的喉嚨。

他現在赤腳踏着的耕地，每一寸都滲潤着他的汗珠，他耕種，他栽培，到頭來只落得一點麵包皮，和一把穀子。在他頂早的童年時代，走踏還不栽秧的時候，他的身體和靈魂就出賣給莊上。現在，他正需要得急的時候，那位老爺却想好了一些甜言蜜語，搪塞他的嘴巴，不肯伸出手來援助他一把。朱拉斯感覺到這回創痛和鞭子抽打一樣的深刻。朱拉斯心里藏着辛酸，急急忙忙地趕回家里，她決心不再踏進貴族家的門檻。

## 十七

第二天早晨，他們很早就動身。朱拉斯和琳重維妮太太陪着快死的孩子一道去。蒙

妮迦半點力氣也沒有，一步也走不得。

「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他了，」她嗚咽着。

朱拉斯安慰着她。『醫院裏，那些懂得病理的人們會好幾照應他的。』

他不知道科學也不能夠起死回生呵。

午後，車子又載着她那失掉了生命的負擔回來了。

小卡舍卡斯躺在稻車上，身子已經僵硬了，縮成一團。

蒙妮迦在家裏停留不住。她跑到林庫斯家裏去，在那兒，女人們都圍攏來，替這位被剝奪了兒子的母親分担一點悲痛。在一片傷心聲裏，她們數說着孩子一身的故事，從搖籃裏講起。女人們想起了自己死了的親人，在前綫陣亡的，被填不滿的戰爭的肚子疼沒了的她們的丈夫，兄弟，和兒子。

拉斯和琳庫維妮太太把孩子撥下車來，洗了一遍，再穿好衣服。拉采斯沒有淌幾滴眼淚。隣居們有點莫明其妙，因為塔魯蒂斯平時是那樣的溫情和慈愛。但現在他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他的動作像機械一樣。他把死了的孩子抱到火爐背後的床上去，他剛

才還痛苦地在第裏躺過。二會家裏妮返來了，她跟蓋姆美夫坐在床脚。她的樣子似乎安靜了些，但想開了些。朱拉斯苦，卡舍卡斯在靠近加爾維萊的路上就死了。氣是慢慢的斷了的。到鎮上的時候，也沒有停留，一直走過了。回到家裏，他們才把他們剩下的這點錢，買了一副棺材。

他身體自來就不結實，一蒙妮還嘆了一口氣。「要不是他的身體太瘦弱了的話，他一定會活轉來。加爾瑪拉磨折他得太苦了，大家都是這樣說。他們勸我到法院去告他。但是，有什麼好處呢？卡舍卡斯不會再活轉來。哎，我們不該讓他到莊上去……」

「爲了這事，我不會饒恕加爾瑪拉的，決不！」朱拉斯從咬緊的牙縫裏，吐出了這樣一句。

## 十八

朱拉斯最後一次看見在市場側邊，或者在墳墓背後的曠野裏，三沙爾曼谷裏的衝成

命令部的命令下面，舉行的射擊比賽，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他那狂熱的愛國心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就和時間的溜逝一樣。

從兒子死了以後，朱拉斯對他的家庭，對他的農場，全失掉興趣。被焦愁和窮困催老了的蒙妮迦呢，不見了她的高度熱忱，就連她那愛土地的一顆心也乾枯了。她的力氣全給了她的兩個兒子，她那張衰老的長着皺痕的臉，那雙陷下去的眼睛，都顯着一個失望，辛酸，和操勞的一輩子得不到果實的烙印。完全改變了樣子，容易興奮，也愛發脾氣，常時都是哭哭啼啼的，她永遠厭倦了。貧窮早就跑來住在塔魯穆斯的家裏。

卡舍卡斯的死，把這對父母拉得更緊。忘不了的過去，壓碎了的希望，在他們的記憶裏凸起來，像放射出萬道霞光的小島一樣，但那已經消逝得遼遠，不再回來了。蒙妮迦完全沉浸在過去的日子裏生活；如果卡舍卡斯在跟前，如果他們不讓他到莊上去，如果……

這些日子以來，受了他妻子那種無謂的想念的激動，朱拉斯只好從工作里找尋安慰，工作常常是醫治他心痛的好藥方。有一個時期，他似乎恢復了奮鬥和爭取生活的勝

利的勇氣。他從來沒有像那時那樣他拚命工作過。一層一層的冰塊，還沒從耕地里融化乾淨，他就投身到里面去工作，把他的時間全部交給了土地。一身溼透了爛泥，一身浸透了臭汗，他從早到晚埋頭在工作里。在他那段全是水坑的地界里挖了許多又寬又深的溝渠，讓潮濕有一條出路流到河里；他把河邊一叢一叢的檜樹連根拔起，收拾一塊新地出來耕種。春天到來的時候，去年老鵝雀還在那里走來走去的那些土地，現在全變成了一行列整齊的田畦，像萊孟河里起着小波浪的河水一樣。

鄰居們還沒開始春耕以前，他早就犁完了他的土地。他那種從來沒有看見過的辛勤，惹起了農人們的好奇。「他在那兒做啥呀！挖溝渠？他一定發瘋了！」他們批評着，驚奇地觀望着塔魯蒂斯。

但朱拉斯是有他將來的一定計劃的。如果穀價繼續下落，那麼，農人們辛苦一天，連一匣火柴也買不起。因此，他要擴充他的耕地到最大限度，盡他的可能多多栽種，不留下一分一釐的空土。那怕賣掉他背上的最後一件襯衫，他也要那樣做下去。

「看基督的面上呀！」他生氣了。「我幾時不是在小小心謹慎地過日子？難道我們

永遠都將在每磅鹽巴面前戰慄？難道我們永遠都將在每罈火油腳下發抖。

當他耕種完了自己那方土地的時候，他就酸苦地想起了他自己的命運，也想起和自己一般的成千成萬的人們的命運。這些人們，堅苦地工作着，樸實地生活着，這些人們，從來不喝一滴酒，也從來沒有吃一頓飽飯。跟着他又想起了加爾瑪拉，堆積着大堆的財富，那是用別人的辛苦堆砌起來的。

一天，他正在田里工作，心里正翻來倒去地想着這些問題，一隻狗在土溝邊上狂吠，塔魯蒂斯就猜出準是那個傢伙來了。他頭也不抬，但他看得見加爾瑪拉和他那匹馬從水潭里反映出來的半身影子，他內心燃起了憤怒的火箭。塔魯蒂斯對加爾瑪拉的憤怒和仇視，一直沒有消失，從他的兒子死了後，他就沒有踏腳到莊上去過一步。

塔魯蒂斯裝着不知道客人來了的樣子，照常一鋤一鋤地翻飛着鋤頭，把泥土朝着主人那匹馬的馬蹄拋去。一陣，加爾瑪拉開口了，問他在做什麼。

塔魯蒂斯回答得很簡短。「下雨也澆不了我的土地了，是不是？」加爾瑪拉問着，手脚都覺得沒有放處。



「也許，」朱拉斯一面回答，一面仍舊睜開主人的眼睛。「那時候，我們可以划船了……」

但加爾瑪拉心上有別的事情。他抽燃了一支香煙，在馬鞍上坐得更舒服一點，然後他兩片嘴唇歪出了一個不自然的嘲笑。

「我聽見謊，你打算控告我……爲了你的孩子；」

「也許我要那樣。」

「你以爲你一定可以打贏官司？」

「等着瞧吧。」

「我不願忠告你，」加爾瑪拉說，當他用他戴着手套的手摸着馬鬃的時候，他那奸險的笑容更展開了。「不，我決不再忠告你了，你得不致結果的。」

「謝謝你的勸告。也許你很想做我的律師吧。」

加爾瑪拉盡量忍住自己不聽，但這句話實在激怒了他，他用他那最犀利的武器報復

「你欠我那筆小小的債怎麼樣哪，塔魯蒂斯先生？你該沒有忘掉吧，我對？」

「我才忘不掉哩。」

「好極了，謝天謝地，我幸好保存着那些期票，一張也沒有毀掉。我平時總愛把事情一椿一椿的拿筆記起來，好吧，塔魯蒂斯先生，你覺得什麼時候可以了結這椿事情呀？」

加爾瑪拉那種刺人的調子和他說「先生」這個字時的口氣，燃起了朱拉斯的心頭怒火，他簡直管束不住自己了。憤怒的話句在他舌尖上燃燒，但那只是在憤怒時候常有的一種現象，他內心里熱情的衝動突然死去，他變成一個堅強的，平靜得和死了一樣的人了。

「如果事情真要這麼辦的話，老爺……：……好吧，現在我們從頭來算一算賬看。去年，我不是在你花園里整整做了一個星期的活路麼？我不是替你修理麻布織機，新做過好幾個蜂窩麼？還有，我裝運木料的工作呢，難道就不作數了嗎？跟你女兒的奶，你也應該把利息抵消了吧？」

地主爭論着。朱拉斯扯上這些渣滓事，自己也應當識羞呀。他加爾瑪拉從艱難困苦里把塔魯蒂斯打救出來，不知道有多少次。

地主，從這樁事扯到那樁事，一個譴責後面又跟着一個譴責，之後，他立刻採用了個嚇手段，但是，他越是興奮得厲害，朱拉斯反而越是平心靜氣的。

「勒住你的馬瞧吧，老爺，我們算賬的日子就要到來的。請你記住，誰在最後才笑的，謔算笑得有本事。現在，把我這塊土地收回去，要說一個不字，我就會發脾氣的，我馬上就要發作了。」

## 十九

一陣搖曳的光亮，打擾着朱拉斯正睡着睡覺的眼皮，他驚醒了。他翻身從毛氈里跳起來，坐在床上。他還停留在一夜都追隨着他的怪夢的迷惑里，一時分辨不出自己在什麼地方，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光亮從窗口傾瀉進來了，但那不是黎明時候的光亮。

不知道是誰敲着玻璃窗。

「誰呀？」

「起來，塔魯蒂斯，趕快來看呵。」

他剛才看見的奇怪的光亮，原來是反映過來的火光。鮮紅的火星子，像火鳥一樣，飛過了牆頭。兩個農夫在窗外站着，談着。之後，他們掉轉身子，朝着火的方向走去，他們的影子拉長得怕人，彷彿他們踏着高蹺似的。

塔魯蒂斯跳下床來，穿着睡衣就跑到窗子跟前去。

蒙妮加醒了，也和塔魯蒂斯一塊靠窗站着，他們都看着遼遠的火燄，他們的臉照映得白里透紅。

「呵，朱拉斯，那好像是加爾瑪拉那邊呀！天哪，多可怕！朱拉斯，看在基督的面  
上，你不要到那兒去！」

「是的，那正是加爾瑪拉那邊。不過，我爲什麼去不得呢？」

「到那邊去被他們瞧見了，對你是危險的。你知道加爾瑪拉不高興你。他很容易變

一個單腳腿的東西，向你頭上栽落一着的。天哪，看那麼大的火呀！」

朱拉斯遲疑了一會。妻子的警告引起他一種奇怪的預感。「如果我去了，他們一當以爲是我到那地方去放的火。」他心里想。

但是，他把這種令頭當做傻瓜的想法，丟開不理了，他下了決心，迅速地拖上木板，披起他那件笨重的外套，罩着睡衣，不管蒙妮迦的反對，向外邊跑去。

當他轉過路角的時候，他看見噴起一陣火燄，筆直跳進天空里；好一陣工夫，就像一匹高大的駿馬，在他瘋狂地跳躍着的時候，搖擺着他的紅鬃一樣。之後，又彷彿有人攔住了他的後腿，他就向地上跌倒下來似的，一會工夫，田野里被一明一暗的火光照得通亮，竹竿、西都清清楚楚的，你可以數得出花園里的茅草房子和樹木。現在，火燄又換了一個新的樣子，三個像兩隻紅色走獸，殘酷地互相撕打，抓掉了一把一把的獸毛，塗污了血跡的肉皮，到處亂飛。

那可怖的警告的禮拜堂的鐘聲，響遍了整個村子。朱拉斯走得最近一點的時候，聽見了嗚叫的聲音，屋子塌了壓着土地的聲音，和一羣狗叫的聲音。燃得通紅的碎木塊，

個大火堆里箭一般地飛過來。

火誘惑住了朱拉斯，正和惡誘了別的人們一樣。火蘊藏着一種神祕的令人害怕的力量；他又冷酷，又可信，但他也活潑，幾乎和人一樣的玲瓏。村子里的居民們都怕火。火簡直跟他們打不贏。秋天，燄燭的火光，饑餓得像狼眼睛似的，從小窗洞里向黑夜窺探一眼；他們就從黑門洞里爬出沒有關緊的門戶，好像就要忙着逃命的樣子。有時候，火燄也彷彿要報復一下，便集中到一塊，在某人的屋頂上，互相擁抱着跳華麗舞。有些人們殘忍地攻擊他們，撲滅他們，集合許多人來壓服他們；其他的人們帶着沒救的迷惑態度，站在一旁觀望，有的哭泣，有的嘻笑，不敢向他們挑戰。

但這次的火有些不同。威風凜凜的，傲慢得誰也不怕。朱拉斯越走進他身邊，他似乎越是向他招手，他匆忙地朝着他跑去了。他飛快地跑着，到了小山上他才停下來換了一口氣。這里，他看見了火的全景。永遠也吃不飽的火焰的紅舌頭。舐着被一層濃烟遮蓋了的天空。烏鴉在火邊嚇得打抖，火的騷動顛狂地飛遍了田野，彷彿瞎子亂撞似的。小窗燃燒的辛辣氣味，鑽刺着朱拉斯的鼻孔。

被救火的警鐘從床上驚醒過來的村民們，從朱拉斯身邊跑過去，有的拿着竹竿有的提着水桶，但大多數都是光着兩手，趕來看新奇的。

「快點呀，」他們互相叫著。「搬一搬吧，不然，你什麼東西都要丟光的。」

朱拉斯到達莊上的時候，火已經包圍了倉庫，快要蔓延到別的屋子。最初，火舌輕輕地爬上圍牆，但人們就打算折掉他，那曉得火也和一個有思想的活人一樣，一下抓住電綫，爬上屋頂，再穩着腰向下面燃燒起來。在烟火圈裏的竹竿着火了，燃得像一支大蠟燭，終於燒斷了倒在地上，迸出無數的火星子。他這一倒，一定有誰受了傷，因為聽見了一聲苦痛的呼叫，跟着人羣退後了。朱拉斯却是走得靠近一點。在一明一暗的火光里，人們的臉歪扭着，有的拉長得不像樣子，有的縮短得又扁又胖的，但都是一樣顯看的表情。他們的眼睛裏照映着火光。少數的人和火打着麻煩，大部份的人等待着，觀望着，發出幾聲感嘆，有的像醉鬼似的從這一羣飄到那一羣，拖着木頭，跳過燃燒着的標柱，各人用自己的方式參加進隊伍，和火焰抗爭。

莊上對這次大火議論紛紛。有的人懷疑加爾瑪拉自己幹上這件事，理由是因為他最近曾經命令把他頂好的農具和機器全部從老倉庫搬進新倉庫。他可能冒這個危險，因為他的老倉庫離新倉庫很遠，不會出事情的。而且老倉庫已經年代很久，快倒塌了，誰也保不了險。

別的人報，屋子着火的時候，加爾瑪拉從他居住的地方康納斯回來，他曾經說過：「我知道那是誰幹的，我不叫他爲了這事死在牢里，不算本事。」

大家認爲，這是加爾瑪拉給他開除了的莊稼漢們的一種暗示。不過，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他怎樣指得出嫌疑犯來呀。今天這個威脅他，明天那個又威脅他，威脅過他的人多得很多呀。

「那倒是實在情形，農人們品評着。」不過，我們老爺不知道搶劫過多少人了。不記得麼，去年，巴勒塞莊燒毀了的時候，誰也不曉得是誰幹的。可是老爺常常和工人們過廬煩。每次工人找他付工錢的時候，他就把他管着政治嫌疑犯捉到警察局去。」

在沙爾曼谷區過去兩年里，失火常常有前事。冬季一到，特別在過了聖誕節以後



，農人們就喜心着每一點搖曳的光亮，和從森林背後的什麼地方上升到天空里的紅光。老頭子認爲那是戰爭和瘟疫的預兆。但紅光的通常意義都是：某莊，某貴族的家，着火

了。  
維欣斯基莊失火後的第二天，一羣鄉紳們在趕集日以後聚集在一家旅館里，扼要地解決這件事情。

「那是紅匪幹的。」

「我以爲那一定是本地的搗蛋份子。這兒的左鄰右舍，鄉里找得出一個紅匪呀！

」  
「你想錯了。你難道沒有看見在大的農場上發生的一些天火事件？新來農場上與家的那些傢伙，都是不舒心的。這種人，還有許多沒有落在我們眼里的哩。」

「你聽見這個消息沒有？」一個新從外面進來的人，把帽子往桌上一丟，詢問着。

「他們剛才把塔魯蒂斯——紅村——抓走了。他們說，他就是那個放……」

「放火燒加爾瑪拉倉庫的，就是塔魯蒂斯？我真沒有想到呀！」

幾星期以後的一個晚上，一個男的走進了塔魯蒂斯的茅屋。他的下巴長滿了一簇紅毛。他向屋角丟下他的手杖，伸出手來要抱坐在火邊的孩子，但孩子害怕地躲着他。但等到他媽媽從馬房裏回來，急忙抱住新來客人的頸子的時候，孩子才認識了自己的爸爸。

蒙妮加看見朱拉斯那個不同平常一樣的樣子，哭了。牢里幾個星期，加濼了他的年紀好幾歲；他的臉，死一樣的蒼白，憔悴。整整一晚上朱拉斯坐在火爐旁邊，爵魯卡斯的頸擱在他的膝蓋上，他講了故事，使他的妻子得和孩子的心充滿了恐怖。

「他們提起了我從前說過的話，誰在最後才笑的，誰才算笑得有本事！我有什麼不敢承認這句話的呢？是的，我以前說過。」這是你說那話的時候，你存的心麼呢？」一個推事問。「報復？你是不是希望加爾瑪拉遭受一點損害？」是的，的確是那樣，先生

。我希望他折斷繩子，可是，放火燒的產業，幹這一類狠心的勾當，我不會，決不會。我是一個安份的人，和一切可憐的老百姓一樣。你們砍斷我們的頭，我們仍舊不吐一個字。的確確，我那兒子的死，應當怪加爾瑪拉，加爾瑪拉毀了我們的生活，但我還不至於傻到去幹放火的勾當……第二天，換了一位審問官。一個醜惡東西。「你要不承認的話，你下半輩子就要霉爛在牢里了。」先生，我說，你高興怎樣就怎樣辦啦，我又不能夠我把我的心挖出來，捧給你看，但是，不管怎樣說，我是沒有罪的。不管他們怎樣對付我，我永遠是那腔話。因此，他們只好放我走了，「要不是你以前參加過義勇軍的話，我們就要把你當作一個遍身虱子的布爾塞維克，把你的臉割下來砍成肉醬了，」他們這樣說。但他們還是放我出來了。

他數說着他的經歷的時候，一道危險的光在他眼睛裏閃了一閃。

他離開這兒的這段時間裏，村子上發生了許多事情。林庫斯爲了砍倒一根圍營森林里的樹子，判他坐三個月的牢。不知道誰跑來取發過小冊子，說，農民們應該拒絕納稅給政府，應該動石起來，趕走那些剝削人民良心的官吏。農民們讀了些那小冊子，都

身，小冊子裏寫的是上帝的真理，第二天早晨，警察來了，叫老頭子們把他們的每一本小冊子都收給搶來。林庫斯的孩子聽見警察說：「我要把那些喜歡流血的共產黨趕到十八層地獄……」不過，頂重大的一件新聞是：伯爵拉斯的兒，波古米拉斯維欣斯基從巴黎回來，而且國家允許他淨得幾千「阿爾」那麼寬的森林，作爲過去立陶宛政府把他的田產分配給農人們的賠償。

## 二十一

雪已經看不見了，泥土凝結得異常利害，耕地在農人們脚下裂開了縫，路上全是塵土，像在夏天里一樣。輕飄飄的雪花，像一隻脫毛雞的羽毛似的，到處亂飛，還不等落到乾枯的草上，就融化得乾乾淨淨。一羣狗大聲狂吠，牠們追趕着一隻狐狸穿過村子，惹起頑童們的高聲歡叫。

一天下午，蒙妮迦正不安的瞧着萊孟河對岸，不知道朱拉斯什麼時候才得回來，他

是不是已經到銀行借錢去了。現在，他已經出去了三天，她心裏不由得發起愁來。轉站在那兒的時候，路上揚起一陣塵土，一輛木板車咿咿呀呀的穿過村子走來了。

蒙妮迦看見一羣貧農，走近木板車，脫掉他的帽子。木板車停住了。顯然是她的丈夫在問路，因為蒙妮迦看見他路邊人指着她的屋。

馬又放快脚步開始跑起來。蒙妮迦看見馬快到跟前的時候，她渾身打抖。「他們到這兒來了！」她想，心被一陣恐怖撕得粉碎。她還沒來得及猜出來訪的原因，木板車早已轉了個灣，踏上了到她農場的道路。

「主呀，」蒙妮迦心里想，「難道朱拉斯又惹了麻煩！」她在屋子裏跑得太匆忙，裙子夾進了門縫去，只好舉起顫慄的手來解掉。她慌張地叫爾魯卡斯爬上頂樓，他嘴里嚙嚙咕嚕的，但聽從了她的話，他不明白他媽媽着急是爲了什麼。蒙妮迦正要跟着他爬上去，但樓梯滑倒了，他們兩人一齊跌在地板上。

那時候，狗叫得很兇，蒙妮迦聽見了推大門的聲音。她丟下樓梯，整理一下衣服，正要出去接見客人的時候，門背後傳來了一個聲音，他又恐怖地急忙跑回去。

「你怎麼躲在這個地方呀？」

蒙妮迦抓住爵魯卡斯的手，朝前走去。門一下開了，她看見一個男人的圍着厚圍巾的頸子，紅紅綠綠的，和一位公子哥兒差不多。兩個男子雄糾糾地鬥也不敵一下就走進屋子裏來。

蒙妮迦最初很想飛去，但她努力地管束住了自己。她的兩腿發抖，胸前起着一種渾身酸軟的空洞的感覺，正和好幾年前她剛生了卡舍卡斯以後所感覺到的一樣。

「呀，你在這裏，太太。我們正打算到處去尋找你。我們以為你一定在那個稻草堆里躲藏起來了哩！」

蒙妮迦斷斷續續地不知道說了些什麼，算是回答。她，帶着瘋顛的姿態，一會兒拍拍孩子的頭，一會兒抬起手把頭髮理到頸後去。

看出了警察正兩眼瞧着周圍，尋找一個坐的地方，她趕緊跑到櫃子跟前，揚起她裙邊揩抹塵土。

「不要担心，太太。我們並不是那種不歡迎的客人，你總是不？」一位警察說。

蒙妮一斷定她一定是長官，因為他穿得比其餘的幾位整齊。「我敢說，你一定希望趕快把我們送走，對不對？」當她側着身子去揩抹櫥上塵土的時候，他用一種迅速的鑑賞的眼光，向蒙妮迎那安靜的年青的身材瞟了一眼，跟着補上這麼一句。

「你們都一樣的是客人，先生。請坐吧，」她低聲低氣的說，這時她才留心到長官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她的臉，不由得打了一個寒戰。

「我們來訪問你，」他點燃一支香煙，噴了一口煙霧，開始說，「你家里是不是有遇到了結婚年齡的女兒……」蒙妮又感覺到他那雙眼睛滴溜溜地在她身上轉。「但現在我仔細揣摩了你一遍，我覺得你本人就不壞的。」

聽見了這句話語的話，蒙妮迎臉上泛起了一塊塊的紅潮，「你這位先生還拿我這樣一個牙齒都落光了的豬八戒似的老太婆來開玩笑呀，這就是我的兒子，另外還有一個。

但他死了。」

警察長玩弄着香煙盒子。一會，他招呼兩眼釘住他的爵魯卡斯，把煙盒給了他。

「喂，米卡斯，你爲什麼不到外面去射松雞玩呀。你的名字是不是就叫米卡斯？」

「把你的名字告訴這位先生，還說一聲謝謝，」蒙婦迴說着，一面用肘指使孩子。另外那個警察，懶洋洋地東張西望，看得出他是在等候警察長收拾起公話，趕快辦更正經事情。但警察長似乎還想談一會天的樣子。

「可惜你不是有一位又年青又漂亮的女兒的寡婦，」他開玩笑似地說。

之後，他問起丈夫在那裏，問她是不是有冤屈的事情要控告她的鄰居，告訴她鄰村里有錢的農人們正在物色女婿的故事，但是，當蒙婦迴答他，「紅村」的農人都很窮，有時不得不賣東西過日子的時候，他打斷了她的話頭。

「現在，這些話都是事實了，太太。現在沒有一個人賣掉指尖那樣大的東西。從前那些日子，我們沒有住在這裏。」

說到這裏，他站起身來，把香煙頭扔到屋角去，一面又打開了他的玩笑匣子。

「太太，」他笑嘻嘻的說，「我希望你不要又哭又叫的呀，如果我們要求你領我們去看一看你的牲口的時候——你沒有女兒，但是，看看嫁妝又有什麼妨害呢，對不對？」

「又有什麼關係呢，先生？我們的東西，常常被別人拿走的，我們已經看慣哪。我



丈夫已經到康納斯向銀行借錢去了。也許我們跟着就能拿回那筆債的！」蒙妮迦說這話的時候，一陣眼淚哽住了她。

「你的鄰居傅庫巴烏斯卡斯的女兒們，脾氣才倒暴躁哩，我們剛提起了馬房，她們就拿着掃帚飛到我們面前來了。那真是一羣少見的姑娘！」

蒙妮迦站在一旁，讓兩位警察過去。他們跨出門了，但她在屋子裡停留了一會，牽起手帕的一隻角來揩乾了眼睛，然後跟上他們走到天井哩。

「我們還剩下這一點東西，謝謝天老爺，一條母牛……一匹馬。」蒙妮迦打開馬房門的時候，他說。「馬是跛的。」

這個時候，在跛的眼里，馬房是多麼的可憐？她一輩子過的生活是多麼悽慘和骯髒，也感覺到一陣羞恥和辛酸。彷彿她真正在拿嫁妝給一個媒人看似的。

他們進去的時候，母牛正板起面孔在那裏吃草，她那對悲哀的伶俐的眼睛，釘住兩位來估計牠的價錢的男子。

「我想你該沒有把一匹小馬藏起來吧？全都在這裏？」

「雖然在這裏，」蒙妮迦斯聲氣地回答。「全都在這裏了，」她又說一遍。

「不要擔心，太木。我們是講道理的。我們只是把他記下來罷了。這頭母牛有幾歲了？」警察長問。

蒙妮迦告訴了他，但他不知道馬的歲數。

兩個警察使勁撥開馬嘴，看他的牙齒。

「就算他六歲吧，」他這麼說了一句，一面刷掉他外套上的馬糞。

他們看完和了羣羊和生了小豬的母猪，財產調查表就算造成，兩位警察也準備起身了。在他們離開這里之前，警察長想喝一口水，蒙妮迦到屋子里去舀水的時候，他跟在後面。

「不要太麻煩了，太太，」他看見蒙妮迦急急忙忙地洗杯子的時候，他說，「從水桶里舀一點來就行。」蒙妮迦聽從了他的吩咐，剛彎下身子，突然眼前發黑，一片黑暗。嘴里覺得那一種又苦又甜的滋味，她把杯子遞給那個警察的時候，這彷彿覺得要抓住她那端着杯子的手似的，她感覺到一陣頭悶眼花。

警察長道：「她的水的聲音，似乎從遠處的地方傳到她的耳里。」他離開了這間屋子以後，蒙澆迎倚靠着牆壁，沒有一點勇氣。

一會，她聽見一陣兇狂的狗吠，從門口朝外邊看了一眼，她看見他們那條納拉斯掙脫鍊子，瘋了一般追着警察的木板車，跑到馬跟前，彷彿想咬斷牠的喉嚨。一會，村子里的另外幾條狗也參加進去了，惱怒了的馬瘋狂地踢着後蹄，把一個木板車弄得從這邊顛簸到那邊。

看見警察長一手拿着一個黑越越的東西伸出來，心里着慌了。又一會，一聲鈴聲響了，跟着又響了幾下。馬飛奔着，木板車在塵埃裏呻吟呀呀的顛動着。

一陣鑽心的咆哮蒙澆迎看見納拉斯匍匐在塵埃里，遍地亂滾，靜靜的躺下了。

「豬羅，骯髒的豬羅！」蒙澆迎叫罵起來，但垂死的動物底可憐的嗚叫，掩埋了她的聲音。她跑出門口向那邊奔去，狗浴在血池裏，狗朝着她爬，塵埃里留下一道腥紅的血跡。兩隻快迷糊的溫和的眼睛，仰望着她的女主人。她似乎在乞求饒恕。

蒙澆迎扶起牠，像一個嬰兒似的抱在手腕里。好半天，畜牲的痛苦和這位女人的痛

二十三

朱拉斯雖然是一個喜歡交際的男人，但是他從來不把他的時間消磨在酒店裏。這一方面，蒙克週也沒有什麼需要訴苦的。他休養整十五年的同寓生活，他就沒有浪費一個「里特」去喝「弗打加」。

有時候在婚禮或喪事的筵席上，他也喝一杯兩杯的，但誰也不把他當作飲者。悲慘的生活和艱苦的工作，薄弱不了他的意志，也影響不了他，像影響他許多鄰居那樣，把煩惱沉溺在大火酒裏。不過，今年過去了的那些日子，他曾經回到家裏生過幾次毛病。聖誕節後的一個星期日，朱拉斯已經答應他妻子留在家裏，但一會工夫，他又想勸了他，他懇求她准他鏡上去一會。他担保說，在太陽落土的時候，他一定回家。

蒙克週一想到朱拉斯在邪惡的醉酒的誘惑面前屈膝了，他就亂糟糟的放不下心，但

是，他允許她檢她的衣袋和破舊的錢包，直到她相信他身上沒有一個銅板的時候才讓她走。

到了沙爾曼台，朱拉斯筆直朝着區公署走，農人們通常都愛聚會在那兒咀嚼一些瑣屑事情。

他在門邊抖着帽子上的雪，一個人抓住了他的手腕。原來就是這裏的鄉長。

「喂，塔魯蒂斯，到這邊來。這裏有一樁文件給你。你來得真巧。拿去！」

「茲根據鄉區民法第一百二十條，」他唸着，「科佛諾區警察總局公告變賣紅村屠民朱拉斯。塔魯蒂斯之動產，共計：噴禾之棕色母牛一頭，六牙之馬一匹……」

不知道是誰問了朱拉斯一句，他隔了很久才回答，而且，雖然回答，但所回答的謎題實在太遠。

「此乃余臨終前之遺囑……」他嘆了一口氣，繼續唸着，「作為償還居民加爾瑪拉。茲格瑪斯要求償還一百一十七「里特」之債務，及「保羅斯卡斯」信託局經理要求償還一百「里特」之債務……至於詳細辦法，可向鄉區警察

總局詢問……

朱拉斯唸完以後，覺得喉頭有些發燥，一陣厭煩的波浪在他身上洶湧。

朱拉斯沿着村子的道路走着。從遠處傳來一串送葬的輓歌的淒涼的調子。不整齊的聲音在霧沉沉的原野上飛舞，一會就吹沒了，一會又很清晰的響着，朱拉斯也聽得見呼喚聖者的名字，祈求他們拯救死者的靈魂。

他看了半天，當一條拖長的人羣向山坡上爬的時候，一陣烏雲又吞沒了太陽，只留下孤獨的把一明一暗的光線照在這葬的隊伍和棺材上面。一會，一陣烏雲又吞沒了太陽，只留下孤獨的把一明一暗的光線照在這葬的隊伍和棺材上面。一會，一陣烏雲又吞沒了太陽，只留下孤獨的把一明一暗的光線照在這葬的隊伍和棺材上面。

「如今這世道，死一個人，就相死一隻蒼蠅一樣，」朱拉斯跨進自己茅屋的時候，不知道是誰這麼說了一句。

「是呀，牧師們倒叨着了。」

朱拉斯的鄰居正坐在屋子里。就在這兒，送葬的輓歌依舊聽得很清楚。有幾位正舉着口號，喊着送葬的行列。潮濕的空氣裏，一陣一陣的烏雲，把這空氣

的。暖流，緊逼着不結實的柱子。淡巴菰的濃烟在屋宇裏繞着，噙住了正在床上翻來滾去的小爵德卡斯的咽喉，沙聲地咳着。

「……沒有衣服，沒有鞋子也沒有吃的，那就是報答，」一個人簡短地說。

朱拉斯在自己家里倒反像一位客人似的坐在一邊，一會他站起來，找他妻子，告訴她不用再餵牲口了，因為明天清晨別人就要來牽走的。他回到屋里，走向他兒子跟前，把毯子拉來蓋住他兒子的露半面在外的身子。

「……我在報紙上看見，他們說，農民們是國家的血。那麼，他們是應該喝我們的血囉。」

「血……但是，我買連一匣火柴也買不起呀。滾蛋吧！好個政府！」

「話倒是對的！但你說的是，一時的衝動，值不得一個銅板。只有在你們要買東西的時候，你才把這些完全分別得清楚。」

「……我認是的，那些管理國家大事的先生們，一定覺得他們在優的日子不會有多久，不然他們爲什麼壓迫得這樣緊呢？」

朱拉斯把這些話仔細的聽在心里。在別人，這只不過是一種安慰，但在他，這彷彿打了針特效藥似的。農民們，慢慢地興奮了，開始提高他們的聲音，大家談着，做出各式各樣憤怒的姿態。

「一會我們就拿着我們的斧頭和叉乾草的叉子出去。我們再也不能忍愛了！」

「廢話，塔莫西烏斯，你就不會去的。農民對任何一樣事情都見慣不怪了，就和一匹個馬見慣了鞭子一樣。你就喝水過日子，你也閉住你的嘴巴，不漏一聲氣……我們都一樣。我們喜歡嘴頭上聽說，但我們實在是一條懦弱虫！」

「對的，但我們做什麼好呢，普拉魯克？我們到那兒去呢？我們不能再過這樣的日子了呀。」

朱拉斯不自覺地插嘴談起話來。勃斯破他心裏的懊惱生活和仇恨，爆發出了一連串的話句：

「難道我就忘了，我們那些沒晝沒夜的行軍，緊緊着馬不讓飢餓得跌倒下來的情形……那時候，他們說，你們是這兒的主人了。你們和你們的孩子，不再做奴隸了。」



們已經獲得了自由，獨立……從前甯塞維克手里。唉，如果我先早知道，我怎麼跟着他們前進，不會反對他們了……不過不要緊，這日子會再來的！」

這時候，蒙妮迎突然撞進這間屋子：

「我想是他們來了！」她叫着。

朱拉斯向窗子那邊走去。農民們默默地站起來，從未拉斯肩土朝外面望了半眼，又坐回原來的位子，兩隻腳興奮地在板上磨擦。

「天哪，我真不曉得要鬧些什麼花樣呀。兩條腿都不是我的了。」蒙妮迎跌倒在床上，呻吟着。

但她又爬起來，到外面去了。她在屋子裡留不住，兩腳不停的，可憐模樣的喘氣，很想一下飛到田野或森林里去。

男人們一個跟一個地走出了屋子。木板車轉了一個方向，踏上了到村子來的道路，一大羣村子裡的居民跟在後面，他們各自高聲地談着話。

山坡，田野，一片積光，一片荒涼，那是冬天月亮開始殘缺的一個夜晚。霧已經升

起了，太空，揭開了他那還沒有睜醒的眼皮，露出一雙清亮的藍眼睛，朝下面望了望。

朱拉斯準備跑去打開大門，但他馬上又改變了主意。他爲什麼要多操心呢？讓他倆自己動手吧。

他看見蒙妮加向村子里跑，便叫聲轉來。他扭轉身子，說了幾句話，沒等他聽清楚，兀跟着又跑了。

鄰居們走進屋子的時候，朱拉斯迎接着，他們臉上露出焦急和關心的表情。

警察長跳下車子來了。做出超然的幽默的樣子。剛從美國回來的加爾瑪拉的表弟跟他一道。離他親戚家不遠，他剛買了份產業。農民們站在一旁看着，他們的臉色更陰沉的。

「呵，這次總算碰見這間屋子的主人了！」警察長說。

「這里是不會躲避像你那樣的客人的！」

「陰間也可以找到你，你是說？哈，哈哈，這才是尋朋友。是的，我想我們一定可能。」

糧。……那邊那些人卻來參加拍賣的嗎？」警察長詢問着。他一面把手套在大衣上，一面  
一拍，一面向那羣農民看了一眼。

之後，他轉身向着朱拉斯，朝加爾瑪拉的親戚那方向聳了聳眼，用一種私下商量什  
麼秘密似的低沉的聲調，說：

「那是一位美國人。他出的價錢，比你從一個猶太人那里得來的價錢要高些。一會  
你就明白的！」

天井里塞滿了農民和他們的妻子。有的靠圍牆站着，有的坐在一堆亂石頭上。警察  
長從齊萊里拿出一張紙來，記上想參加這次拍賣的人的姓名。好半天，名單上還是只帶出  
一個唯一無二的美國人的名字。

「好吧，反正有多多的時間，」警察長說，「我們抽袋雜吧。也許會跳出一隻火來也  
向是沒有，那就是塔魯蒂斯的運氣太好了，對不對？」

「那不能說是誰的運氣好不好，先生！你反正有一天要趕我們出去的，於是今天，  
就是明天！」一位臉上刻着綉紋的老太婆，逼視着警察長的眼睛，回答說。

警察望着老太婆的時候，笑容更展開了。

「呀，原來是斯達斯烏妮！我想，我認識你。可不是麼，我們是老朋友嗎？是不是？」

「當然，就是一隻狼也記得起他吃進肚子去了的羊子們，先生，」老太婆報復着。  
「聽見了這句尖酸刻薄的話，農民們閃起了一陣譁笑。」

警察長並沒把這句話放在心里，只在他繼續說話的時候，面部罩上了一副酸苦的面表情。

「我得到這位朋友。也許我一定幫我的忙的，如果我事情倒霉的時候！」

「無論在什麼地方難道這也算壞事嗎，先生？」

「你生的那位姑娘，真是一位出色的人物呀，斯達斯烏琳妮，」警察長說這句話，爲的是要爭取農民們站在他那一邊去。

「那又怎麼樣呢！」老太婆回答。「你總不能夠拿她來拍賣呀！」

笑容從警察長的臉上消失了。他臉色蒼青，但還勉強笑着，笑着，好像要表示他正在

欣賞這位老太婆的譏諷似的。

村子裏的居民們，歡天喜地的，經營着斯達斯烏琳妮的勇敢。就是一打警察跑來，她也不讓他們佔了一點便宜走路。

「她對付他得正好，」農民們互相批評着。「跑到這里來，像收拾一隻羔羊似的收拾一頓，那就是他心里的算盤。」

正在這個時候，幾個有錢的農民從鄉村趕到了，他們是來參加這次拍賣的。警察長請塔魯蒂斯把他的財產拿出來。

朱拉斯照着辦理了。他先把母牛拴在圍牆上，但這個安靜的動物壓根兒就不想逃走。她望着她的週圍，溫情地驚訝着有這麼許多陌生的面孔。農民們擠在母牛的週圍，那位美國人站在很遠的地方觀望。

「喂，你給我滾出去，這又不是你的母牛；」一個人在人堆里向地方當局派來的那個男子大聲叫罵。

警察長標出一個很低的價錢，在村子裏的人們當中，惹起一陣不滿的抱怨。

要買的人，在動物身上的各個部份，戳着，捏着，大聲地談論着。形形色色的面孔，帽子，手巾，一齊在朱拉斯的眼前搖來幌去。

「四十……」

地方當局派來的那個男子嘆了一遍又一遍，但朱拉斯似乎忘掉一切。他茫然地向四週掃了一眼，跟着，他的眼光落在他那露出半個身子的小兒子身上，他的兒子正站在那邊，小拳頭塞在嘴里，瞧一眼母牛，又看一會小牛，瞧一會小牛，又看一看他的爸爸。

「爵魯卡斯，」朱拉斯喚着，「跑到林庫斯家里去，把你媽媽叫回來。」但這些話剛鑽出他的嘴巴，他就明白了這是一些空口白話。

「四十二」誰又叫了。朱拉斯看見警察長擺動着他的手套。

每一個人都很奇怪，美國人並沒有買這條母牛；他拍賣給牧師的管家去了。

現在輪到朱拉斯展覽其餘的畜牲的時候了。他輕輕地拍着牠們，彷彿最後一次向牠們道別。

畜牲們的標價，低得令人發笑。

「唔，上個星期，別人買我那白希克的尾巴毛，給他的價錢遠比這高啦，」一個人說。「這些傢伙自己也應當曉得點羞恥。」

「你就不能從這批人身上找出一點羞恥來。」

在羣民們的冷言惡語下面，警察長覺得有些刺痛，但他盡量壓制住性子，只帶着一種警告的口吻說：

「請你們不要出口傷人呀！我只不過來執行命令罷了，你們是知道滴。」聽了這話，羣民們少許安靜一點；警察長瞟了一眼人羣，裝着一副好脾氣的樣子，轉身向着朱拉斯。

「那麼，塔魯蒂斯，這匹馬你要多少呀？坦白的說罷吧！」

朱拉斯沒有說什麼，他的鄰居們倒替他說出一個價錢來了。警察長眼笑眉嬉地斤兩着價錢。那位美國人也出了一個價，很久都沒有一個人肯出比他再高的，就連警察長也覺得有些過意不去，多麼賤的價錢就拍買了這匹牲口呵。

突然，背後起了一陣騷動。地方當局派來的那男子正在和村民激烈地爭論。

「釋他出去，那像母狼的兒子！」一個人叫喊著，「塞住他的嘴吧！」

「他在這裏又沒有什麼正經事！」

這時候，蒙妮迴瘋狂地跑了進來，孩子跟在後面，她從人堆里用手肘撐出了條路，又推着孩子到警察呆站的那個地方去。

「乞求吧，乖乖兒，哭吧。他也許會把嚙口留下給我們的。吻他的手吧，」她顫在地，催促著。

朱拉斯怒火衝天的，「滾出去，賤女人！」他吼出了一個可怕的聲音。「這邊圍定，沒有手可以吻的。」蒙妮迴用狂野的眼光看了她的週圍，一下衝進屠屋子去，雙手蒙住臉，傷心地啜泣起來。

一根繩子拴在母牛頸子上，這個畜牲就被牽出天井去了。小牛跳出去追著牠的媽媽，他媽媽狂野地暴跳起來。朱斯拉垂頭喪氣地跑去把兩個畜牲拉回的時候，農民們也覺得像丟失了什麼東西似的不舒服。在農民們的心里，這不只是從馬房里被人牽走了一頭母牛，這簡直像從他們自己的身上被人割掉了活鮮鮮的一塊肉。



買家齊着牲口要走的時侯，農民們壓制不住他們的憤怒了。

「希望你留下一點東西給那個人過活，那回你才做了一樁肥買賣呀，難道你沒有沒有心肝的豬！」

好幾個村民背抵着門好的大門，站在那里，不准移動。

「呵，走吧，留下牲口！」

「讓他滾！」

「一枚拾起殺人的行爲給我滾，你們還捨不得！牧師會給你一根尾巴作禮物的，我敢打賭！」

農民們，買者們，那頭母牛。一切米拉新金都看見，好像用望遠鏡看的一樣。一會，一切都理清晰，一會，這景色又似乎很遠，很模糊。突然，他覺得什麼東西緊緊勒住他咽喉，血液在他腦筋里直湧。他衝跑到母牛跟前，抓住鐵的角，站穩他的脚步，他沙啞地叫着：

「我不讓她走！」





不 幸 的 蒙 妮 迦

所 有 版 權

原 著 者  
譯 者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發 行 人  
代 售 者

茲 維 爾 嘉  
向 青

東 南 出 版 社  
東 南 出 版 社

總 社：永安復興路一〇四號  
分 社：重慶忠烈祠十二號  
昆 明：辦事處臺星街七六號  
謹 震

重慶成都聯營書店  
各埠各大書店  
定價：生料紙一元  
熟料紙一元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七 月 初 版

80734

本書經送審准予印行